

通志堂經解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三十七

三山拙齋林之奇少穎

顧命

周書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顧命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頰水相被冕服
憑玉几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
氏虎臣百尹御事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旣
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
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在
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
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

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王制曰八州八伯五十六正一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百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蓋每州各擇一賢侯爲之伯一州之諸侯咸屬焉總九州則又以天子之公二人爲之伯九州之諸侯分屬焉所謂二伯也虞舜之時有四岳又有十二州牧四岳即方伯是也牧即州伯是也舜以羲和之四子分掌四方之諸侯則自羣牧而下各以其方分屬之周分天下爲左右而屬於二伯此正虞氏之舊制也其異者虞

以四人而周以二人耳成王之初二伯則周公召公爲之周公旣沒則畢公代之觀君奭序曰周公爲師而康王之命畢公以父師呼之公羊曰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而康王之誥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則是畢公代周公爲東方之伯亦代之爲師也故當成王之將崩而康王之將立則命召公畢公率諸侯以相之焉范純夫內翰嘗曰夫有十金之產者必欲其子守之有一命之爵者必欲其子繼之此常人之情也而況天下之大祖業至重乎蓋將以天下大器祖宗積累艱難之業傳之於其子則夫將死丁寧之言召公卿而下托

以幼孤其事豈細也哉此顧命之篇所以作也序
既言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則諸侯蓋亦預
於顧命觀下文記載太保奭傳顧命於康王之禮
邦君亦麻冕蟻裳入即位則其預之也可見而其
記載成王之命羣臣也特言三公六卿與夫師氏
虎臣百尹御事蓋亦互見而已成王之命羣臣自
太保至于御事而序特言召公畢公漢孔氏曰序
以要言是也曰顧命者漢孔氏曰臨終之命曰顧
命唐孔氏曰說文曰顧還視也鄭康成曰迴首曰
顧顧是將去之意言臨終死去迴顧而爲語也是
也書五十八篇命篇之名皆撮取其篇中數字以

爲簡編之別惟顧命費誓則又特命焉此亦出於
其當世史官一時之旨意而已惟四月成王崩年
之四月也史記本紀帝王在位所歷之年未嘗記
載漢志則以爲成王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
甲子哉生魄其說謂成王即位之初周公攝政七
年成王即政三十年共三十七年鄭康成又以此
年爲成王之二十八年章子平編年通載又曰成
王在位四十七年歷世既久經無明文未知孰是
哉生魄哉始也楊子曰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既望
則終魄于東蓋月之三日光始生於西而漸東滿
既望則光稍虧于西而漸東盡明生則魄死明虧

則魄生哉生魄則望之後也漢志以生魄爲十五日先儒以爲十六日案唐孔氏曰望之在月十六日爲多大率十六日四分之三十五日四分之一耳竊謂生魄旣在望之後不得以爲十五日也漢志曰生魄望也故以爲十五日耳漢志以甲子即哉生魄之日漢孔氏無說唐孔氏之意亦與漢志同觀經旣於哉生魄之下言王不懌而乃言甲子則甲子生魄不得同一日蓋書之記日必先正朔望將言朔後之日必以死魄生明朏紀之將言望後之日必以望生魄紀之故也然亦有可疑者書所記朏望之類其後將言某日則必繼之曰越若

干日此獨不言故漢志唐孔氏之說所以同爲一日不懌者疾也有疾故不悅懌後世謂之不豫亦此意也天子之疾曰不懌不豫也崩曰登遐曰晏駕皆臣子不忍斥言之也洮盥也洗手謂之盥頰洗面也內則謂之饋王以哉生魄之日得疾至甲子則疾甚矣故命羣臣屬以太子也先儒曰王太發大命臨羣臣必齋戒沐浴今疾病故但洮頰蓋疾病不能以沐浴故也相相禮者鄭康成以爲太僕蓋太僕掌王之服位掌擯相故也儒行所謂更僕者亦此也王疾不能興故但相者加之于王身也冕服袞冕之服王朝覲諸侯於廟則袞冕此旣

發大命故以朝諸侯之服被之也凡所憑以爲安
司几筵凡大朝覲設左右玉几故此亦憑玉几以
出命也論語曰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孔子
不敢以褻服見其君成王不敢以褻服臨其臣君
臣之禮豈可以疾而廢之哉自太保至于御事無
一不召故曰同召也太保至于毛公則六卿也雖
則六卿而又兼三公之官太保與畢公毛公也故
二人以公稱之以其次第推之奭爲冢宰芮伯爲
司徒彤伯爲宗伯畢公爲司馬衛侯爲司寇毛公
爲司空左傳并史記皆謂康叔爲司寇此衛侯旣
於次第爲五是司寇也故其他可以類推之三公

者召公爲太保畢公爲太師毛公爲太傅召公旣
曰太保奭畢公之爲師見於畢命則毛公爲傅必
矣芮國名世本曰芮伯姬姓是周之同姓也逸書
序曰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此在武王之世成
王之世旣爲司徒至厲王時則有芮伯作桑柔詩
以刺王左傳所謂芮良夫也至桓王時有芮伯萬
杜預謂芮在馮翊臨晉縣彤王肅云姒姓蓋六卿
惟彤伯非周之同姓畢毛皆文王之子左傳曰管
蔡邲霍魯衛毛聃邰雍曹滕畢原鄭郕文之昭也
是畢公亦文王之子武王之弟名高史記謂周畢
公與周同姓成王之伐紂而高封於畢則又不以

爲出於文王當以左傳爲正杜預曰畢在長安縣西北其後有畢萬仕於晉又以食采於魏爲魏氏毛公亦文王之子左傳有毛伯衛毛伯過毛伯得皆其後也左傳曰伯而此曰公伯其本爵也兼三公之官故曰公亦猶春秋有祭公又曰祭伯也衛侯乃康叔之子康伯左傳謂王孫牟繼其父爲司寇猶鄭武公父子爲周司徒也畢公太師而在太保之下故唐孔氏曰三公命數尊卑同也王就其中委賢者任之重者則在前耳蓋召公時爲冢宰而畢公爲司馬惟以職任爲尊卑故耳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

事此蓋紀述一時所命之人而周家命官之意見於此者有四以六卿兼主三公之事一也諸侯入爲公卿二也公卿皆同姓之邦三也三公九卿各以其職任爲尊卑不以爵秩高下四也師氏中大夫居虎門之左凡會同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故特與虎臣言於百尹之上虎臣即虎賁氏下大夫掌先後王及守王宮者也百尹百官之長御事謂凡治事之臣者成王之命羣臣相康王上自公卿下至御事同召之蓋與羣臣共立之也後世人君將托後嗣惟召大臣數人謂之顧命之臣如漢武帝則惟命霍光金日磾上

官桀桑洪羊宣帝則惟命史高蕭望之周堪其他不得與焉晉陶侃至以不與顧命之故怨朝廷不肯救蘇峻之亂皆非先王之意也召公以太保爲冢宰蓋後世宰相之任故成王之命羣臣相康王則召公爲首而後世人君將托後嗣則又特建大將軍一人位在宰相之上實專制朝政如漢武帝有丞相車千秋則乃以霍光爲大將軍宣帝有丞相于定國則乃以史高爲大將軍皆非先王之意也漸進也幾危也言進大病而至於危殆也病日臻旣彌留言病日至而彌甚留於身不去也左傳曰魏武子有嬖妾武子疾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

以爲殉及卒顓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蓋言疾病則甚於疾論語曰子疾病包氏曰疾甚曰病故此旣言疾而又繼之以病也惟其疾病如此故懼夫死之將至不得以誓言敷告羣臣以繼嗣之事以此之故我所以詳審而訓命於汝也麗附也其訓命之辭則謂文王武王相繼而起其光明之德旣重而盛又宣達之於天下也下武之序曰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文王有聲之序曰武王能廣文王之聲所謂重光也惟其重光故民莫不慕德而歸附之民之附周旣已定矣乃陳教化以訓迪之使之漸仁厚義以歸於士君

子之域既定民之所附而又陳教則可謂勞也肆
勞也谷風曰既貽我肆亦勞也惟勞而不敢少有
違焉蓋兢兢業業未嘗暫息故能通達商家之否
易危爲安轉亂爲治以集天之大命于我周家奄
有天下也魚麗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芣以
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肆憂勤也集大命則
逸樂矣在後之侗成王自謂也楊子曰侗顓蒙
注曰侗侗無知蓋成王之謙辭成王繼文武之後
則能致敬以迎天之威夫所以敬迓天威者不在
乎他惟嗣守文武之大訓而不敢昏亂逾越則天
福之矣蓋天旣以文武之重光而眷顧之錫以無

疆之命成王惟能守文武之訓光昭之率循之而
不敢昏逾則天之威命蓋將方興而未艾日來而
不窮我則敬迓之而已今天降疾病於我身已至
於危殆不能興起不能覺悟故我以此言告汝汝
當明於此言而無忽自今以往當爲我元子之輔
翼敬保之以大濟于艱難之中蓋以幼冲之年而
當萬機之務親政之始一嘖一笑安危之源自此
而分可謂艱難矣當有以大濟之也釗康王名康
王成王之長子故曰元子也其所以敬保之者惟
休兵息民以安輯天下柔遠而略於外能邇而詳
於內則庶邦無小無大舉安而胥勸無有乖爭悖

逆之節矣夫人亦指康王也貢進也冒貢者不顧而進也非幾者林子和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非幾則危亂之兆也是也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今聞長世故欲羣臣之所思者惟欲康王自治于威儀以爲民則不可以之而冒進于危亂之兆也蓋威儀不謹則爲危亂之兆矣紂幽王是也傳曰男子不沒於婦人之手以齊終也故死生之際昔人之所重平日之所以正心誠意者蓋於此而驗焉如魏顆曰疾病則亂當屬纊之際而其精神眊亂言語悖謬者常人皆然惟曾子曰吾何求哉得正而斃斯已矣

故雖病革而必易簣不以將死而曠於禮又召門弟子啓其手足以爲知免又告孟敬子以君子所貴乎道者三處死生之間而其安靜有守若此可謂大賢君子矣成王被冕服以見其羣臣是亦曾子之易簣也訓命羣臣以受遺托孤之言則亦曾子之所以告門弟子孟敬子者也此其所以爲成周之令王欲觀曾子成王惟觀諸此而已矣

茲旣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狄設黼屨綴衣牖間南

四世
嚮敷重篋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
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
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

唐孔氏曰發首至百尹御事敘王以病召臣爲發
言之端自王曰至冒貢于非幾是顧命之辭茲既
受命還至立于側階言命後王崩欲宣王命布陳
儀衛之事也自王麻冕以下敘康王受命之事蓋
成王既以疾病危困之故並召羣臣屬以幼孤及
王既崩乃輔翼嗣子而立之以成王之所以命羣
臣者而傳之康王故布陳其儀衛以爲國之光華
亦以爲備也綴衣幄帳也周禮注曰四合象宮室

曰幄王所居之帳也曰綴衣者連綴爲之也下文
曰狄設黼展綴衣是王之座必有黼展綴衣則設
於黼展之上庭者路寢之庭也成王之命羣臣以
受遺托孤之事在此綴衣之坐既畢則反於寢處
故羣臣既受命而還則徹去幄帳置於路寢之庭
將爲死備也仲桓南宮毛二臣也齊侯呂伋太公
之子丁公是時以列侯入爲天子虎賁氏南門路
寢之門也王宮鄉南故寢門曰南門翼室先儒曰
明室路寢蓋以翼訓明如翼日之翼不如蘇氏曰
路寢旁左右翼室也成王喪在路寢故子釗廬于
翼室其說爲善薛博士亦曰翼室夾室也天子之

室有左右房成王以命羣臣之明日乙丑而崩則召公以冢宰攝政百官總已以聽焉故即以王崩之日命二臣於呂伋之處取二千戈而持之以統率百虎賁逆太子於路寢之外而入立之以爲天子延之使入夾室當喪居憂爲天下宗主也趙伯循曰公必薨于正寢以就公卿也大位姦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若蔽於隱是使小人女子得行其志也故宗嗣素定之兵權散主之閨門嚴飾之小人女子不尸重任賢良受托鼎足交輔則篡弑之禍曷由而至哉當成王之崩康王之立以召公奭而總羣臣以齊侯呂伋而典禁衛固得其人矣仲

桓南宮氏以冢宰之命而後逆太子齊侯又以冢宰之任而後授之兵衛則姦邪何自而萌哉成王以乙丑之日崩康王即以乙丑之日立雖緣臣民之心不可曠日無君亦所以杜絕姦邪窺伺之心也康王之爲太子蓋有年矣天下所共知也雖太子之居有東宮焉及王不憚太子未有不在側者而其逆之乃在於南門之外者范純夫內翰曰當是時太子在內特出而迎之所以顯之於衆也然則古之立君者惟恐衆人之不覩而事之不顯也何則天子者天下之共主也故當與天下之人戴而君之未有竊取諸宮中而立之出於宦寺婦人

之手而可以正天下者也顧命之書所以爲萬世帝王之法也其言甚善蓋特出而迎之則非所謂蔽於隱者也觀東漢自孝殤以降國嗣之立非出於外戚則出於宦官唐自穆宗以來八世而爲宦官立者七君蓋其本乃自於人君欲其身永享天祿惟恐不久故以繼嗣爲不祥之事而深諱之一旦倉卒之際夜半禁中出半紙以某人爲嗣則羣臣皆拱手而待命誰敢違者亦有雖有嫡嗣而不能以屬於大臣倉卒之際廢立紛然者觀諸此然後知顧命之書是誠萬世帝王之法者矣其逆之以二千戈百虎貴者所以衛太子也國有大變非

常之事不可以不前備也左傳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卻之難則逆太子其可以無備哉丁卯者乙丑之後二日也命者亦是太保之命也先儒以作冊者命史蓋以周禮內史掌冊命故也成王將崩之言特宣之於口未有冊書將傳之於康王故作冊以紀其言而授之也說文曰冊符命也諸侯進受於王也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如成王之命周公後康王之命畢公保釐東郊皆作冊是也此將以其父之命傳之其子故亦作冊也冊度者作冊自有法度也越七日自丁卯至癸酉爲七也鄭康成謂癸酉爲大斂之明日蓋以大夫

以上殯斂皆以死日之來日數天子七日而殯於死日爲八日故以癸酉爲殯之明日唐孔氏則謂王崩九日始傳顧命不知其所由召公以方伯爲太保冢宰以相天子故曰伯相須材者先儒曰命士致材木須待以供喪用即檀弓曰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爲棺槨者斬之也狄者下士祭統曰翟樂吏之賤也喪大記曰狄人設階則翟者賤官喪事所使也展者爾雅曰牖戶之間謂之展郭景純曰窻東戶西也禮云斧展者以其所在處名之蓋展者屏風畫爲斧文在於戶牖之間故以爲名焉爾雅曰斧謂之黼郭氏曰黼文象斧形因名云考

工記曰白與黑謂之黼蓋以白黑畫斧形於展也狄之設此亦是伯相命之也唐孔氏曰經於四坐之上言設黼展綴衣則四坐皆設之也牖間南向即戶牖之間戶西牖東也牖說文曰穿壁以木爲交窻也南向即所謂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也此有四坐牖前南向其一也周禮司几筵凡大朝覲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即此坐是也牖前即所謂依前故先儒以此爲見羣臣朝覲之坐如明堂位曰天子負斧依南面而立亦此也敷重者天子之席三重諸侯之席再重此敷重者皆敷三

重也莞筵繅席次席是三也篋席即次席此特言其上者先儒以篋席爲桃枝竹鄭康成周禮注以次席爲桃枝席有次列成文故知二者也鄭氏之解此篋席則又以爲析竹之次青者王肅則曰織弱革席也黼純者先儒謂以白繒黑繒爲席之緣鄭氏周禮注則以白黑之線縫刺爲黼文以緣之也華玉先儒以爲彩色鄭氏則曰五色玉也仍凡者因凡也先儒曰因生時凡不改作案周禮曰凡吉事變凡凶事仍凡鄭氏則曰吉事王祭宗廟裸於室饋食於堂繹於祊每事易凡凶事謂凡奠凡朝夕相因喪禮略則又不以爲因生時凡也以華

玉飾仍凡即所謂左右玉凡也西序東向此又一坐也東序西向此又一坐也爾雅曰東西廂謂之序蓋堂之東西廂所以序別內外也西序故東向東序故西向敷重亦三重也牖間南向之坐見於周禮甚明此三坐雖無所經見其制度亦必然也底席先儒曰弱平唐孔氏謂即蒲席王肅亦曰青蒲席鄭氏則以爲竹席底致也篋織致席也綴雜彩也貝者水蟲其甲可以飾器物故古者以爲貨寶爾雅曰餘蜺黃白文餘泉白黃文郭氏曰餘蜺以黃爲質白爲文點餘泉以白爲質黃爲文點今之紫貝以紫爲質黑爲文點所謂文者此也蓋以

此貝爲几之飾也豐席先儒以爲莞案爾雅曰莞苻離其上萬郭氏曰今西方人呼蒲爲莞蒲周之爲席又曰葦鼠莞郭氏曰亦莞屬也可以爲席詩曰下莞上簟周禮亦有莞筵王肅亦以豐爲莞惟鄭氏曰刮凍竹席蓋篾底豐鄭氏皆以爲竹故也唐孔氏曰凡此諸席非有明文可據各自以意說耳此言盡之畫純蓋以彩色畫帛以爲席緣雕玉者爾雅曰玉謂之雕蓋以玉之雕刻爲几之飾也先儒以西序東向之坐爲旦夕聽事之坐東序西向之坐爲養國老享羣臣之坐此二坐不若牖間南向之坐爲有所經見鄭康成王肅之說亦然蓋

亦是相傳爲說也唐孔氏則以燕禮西向養國老享羣臣與燕同旦夕聽事重於燕飲而西序在上故以爲旦夕聽事之坐也西夾即西方房也天子之室有左右房房即室也說文曰房室在旁也以其夾中央之大室故曰夾室蓋此坐在西廂夾室之前亦南向筍先儒曰蒨竹案爾雅曰筍竹萌郭氏曰初生者說文曰竹胎蓋取筍之皮織以爲席玄紛先儒以爲黑綬案周禮亦曰紛純注曰紛如綬有文而狹者也說文曰黑而有赤色者爲玄故以爲黑綬蓋以此綬爲席之緣也先儒以此坐爲親屬私燕之坐亦無所經見唐孔氏以謂夾室是

隱映之處又親屬輕於燕享故也惟爲親屬私燕之坐故其席之緣則黑綬而已無有繡畫彩色之飾其几則髹漆而已無有貝玉之飾也此四坐皆先王平生之所有事者今將傳先王之顧命故設之以象其平生然必設四坐者孝子求神非一處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此則交於神明之義也

越王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王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鼓鼓在西房兠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二人

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阼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

自狄設黼扆以下皆是將傳顧命于康王故布陳其儀衛以將傳先王之命故設四坐之几席先王平生之所有事者而求之庶可以交於神明若夫器物則先王平生之所寶者車輅則先王平生之所乘者皆布而陳之以爲國之光華蓋所以重顧命也周官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

事藏之注曰陳之以華國也蓋先王之寶器皆藏於祖廟之中世世傳守之而不可失故其失與不失國家政刑之存亡皆於此見之春秋書竊寶玉大弓夫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成王賜之伯禽受之以爲魯之分器而定公之世盜得而竊則其國之政刑可知矣故書以譏之也及其得之又書者蓋其重之也如此惟寶器旣爲國家之重鎮此所以當大祭大喪則陳之以華國也越及也及玉五重陳寶蓋總而言之其下復分別焉弘璧一琬琰二大玉三夷玉四天球五西序二重東序三重共五重寶則五玉之外赤刀以下皆爲寶今皆陳

之也赤刀寶刀也漢孔氏爲赤刀削鄭氏則曰曲刃刀皆以意言鄭氏又謂武王誅紂時刀赤爲飾亦不知何所據而言大訓漢孔氏謂虞書典謨王肅亦然鄭康成則曰禮法先王德教鄭氏之說不如孔氏然孔氏但以爲虞書蘇東坡曰虞夏商之書其說似爲勝弘璧大璧也璧說文曰瑞玉圜也爾雅曰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璧瑗之類孔小者則爲璧好孔也琬琰者周禮琬圭九寸而縹以象德琰圭九寸判規以除慝以易行鄭司農曰琬圭無鋒芒琰圭有鋒芒鄭康成曰琬猶圜也判半也凡圭剡上寸半琬圭剡

半以上又半爲琢飾蓋圭上圓下方故凡剡上寸半者謂之圭惟琬則剡半以上至首而規又半以下爲琢飾故曰判規琬琰是二玉而乃爲一重者唐孔氏曰其玉形質同故不別爲重蓋皆九寸故也大玉漢孔氏無說鄭氏曰華山之球也夷玉孔氏但以夷訓常王肅則曰東夷之美玉鄭氏則曰東北之珣玕琪蓋以爾雅曰東方之美者有翳無閭之珣玕琪焉其意與王肅同說文亦然河圖八卦也伏羲氏之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繫辭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漢志亦曰伏羲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

是也鄭氏則曰龍馬御甲赤文綠色甲似龜背表廣八九尺上有列宿斗正之度帝王錄紀興亡之數天球玉可以爲磬者益稷曰戛擊鳴球是也說文亦曰球玉磬漢孔氏以爲雍州所貢西房東房即東西夾室也胤國名仲康時有胤侯胤國所爲舞者之衣可以爲寶故至今常寶之也大貝必大於餘貝故以爲寶漢孔氏曰如車渠言其貝形曲如車之罔渠車罔也鼗鼓爾雅曰大鼓謂之鼗考工記曰長八尺說文曰八尺而兩面如琬圭琰圭皆王使之瑞節鼗鼓以鼓軍事皆常用之器今以爲寶如此之類皆必有異也漢孔氏曰西房西夾

坐東蓋西房即西夾西夾既陳親屬私燕之坐舞衣而下則陳於其坐之東西序有旦夕聽事之坐赤刀而下則陳於坐之北東序有養國老享羣臣之坐大玉而下則亦陳於其坐之北蓋席南向北向則以西方爲上東向西向則以南方爲上故也允和垂皆古之巧人惟垂有所經見爲舜之共工二人無傳焉其所制造弓戈竹矢皆可爲後世寶垂之竹矢自舜之時傳至於周蓋千有餘歲矣如胤之舞衣允之戈和之弓必亦前代之物但不知其何世所造蓋古者前代之物有創造精巧者必寶而傳之如魯有封父之繁弱晉有密須之鼓闕

擊之甲陳有肅慎氏之楛矢石砮皆以其創造精巧故分賜諸侯以爲分器故世世寶之也漢孔氏曰東廂東房夾室蓋東夾無几席之位故但陳於夾室之前也周禮典輅掌王及后之五輅辨其名物與其用說若有大祭祀則出輅贊駕說大喪大賓客亦如之注曰亦出輅當陳之故此將傳先王之顧命則以四輅陳之于階塾也曲禮曰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阼階者東階賓階者西階也說文亦曰阼主階也爾雅曰門側之堂謂之塾注夾門堂也說文曰塾門側堂也左塾之前則門內之西右塾之前則門內之

東以曲禮之言可以見也面猶向也賓階阼階之面則南向自內而向外左塾右塾之前則北向既在門內故自外而向內蓋大輅在西階先輅在西塾是先輅與大輅相向綴輅在東階次輅在東塾是次輅與綴輅相向也周禮有五輅一曰玉輅以玉飾也二曰金輅以金飾也三曰象輅以象飾也四曰革輅鞅之以革而漆之無他飾五曰木輅不鞅以革漆之而已玉輅金輅象輅乘車也革輅兵車也木輅田車也漢孔氏以大輅為玉輅五輅之長故曰大輅也以綴輅為金輅蓋金輅為玉輅之次是綴玉輅之後也以先輅為象輅蓋象輅又是

金輅之次而曰先者玉輅於五輅為大象輅於左右塾為先故也以次輅為木輅又次於先輅故也不云革輅而云木輅王肅馬融曰兵事非常故不陳之鄭氏則以綴次皆為副貳之車大輅玉輅綴輅則玉輅之副先輅金輅次輅則金輅之副不陳三輅者主於朝祀而已其說與孔氏異王氏則以先輅為木輅次輅為革輅象輅謂其行也貴者宜自近賤者宜遠之王乘玉輅綴之以金最遠者木故木輅謂之先輅木輅最為五輅之下而以為先故其說不免於鑿也二人崔弁以下唐孔氏曰執兵器立於門內堂階者所以備不虞亦為國家之

威儀也畢門路寢門天子五門曰畢門曰庫門曰雉門曰應門曰路門畢最在外而路最在內康王之誥曰王出在應門之內既其出也方在應門之外則其未出也在路門之內必矣故知畢門爲路寢門蓋其一名也此言畢門之內則知上文所陳四坐及器物車輅之所在皆路寢門之內也二人者唐孔氏曰在門者兩守門兩廂各一人故二人在階者兩廂各二人故四人祀漢孔氏曰堂廉曰祀賈誼曰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注曰廉側隅也乃知祀爲堂之側蓋近堂而立也四人者唐孔氏曰兩廂各二人蓋一陛

各兩人兩階故四人也東堂西堂者唐孔氏謂鄭玄曰序內半以前曰堂謂序內簷下自室壁至于堂簾中半以前總名爲堂此當在東西廂近階而立以備升階之人也垂者說文曰遠邊也漢孔氏謂東西下階上唐孔氏曰堂上之遠地當於序外東廂西廂必有階上堂知立於東西堂之階上也側階謂堂北階之上唐孔氏曰北階則惟堂北一階而已側猶特也冕大夫之服弁士之服垂旒則曰冕弁則無旒雀弁與冕板皆廣八寸長尺六寸前圓後方一命大夫之冕亦無旒則與雀弁同而曰冕者一命大夫之冕雖無旒亦前低一寸二分

故曰冕雀弁則前後平故不曰冕雀弁者色赤而微黑如雀頭也周禮曰凡兵事韋弁服故漢孔氏謂之雀韋弁以皮爲之也綦者鄭氏曰青黑王肅曰赤黑漢孔氏亦謂鹿子之皮爲之也惟弁爲士服者皆立于堂下冕爲大夫服故皆立于堂上此下兵器有七種惟戈之制見於考工記其它無所見漢孔氏曰惠三隅矛劉鉞屬戣矟屬銳矛屬鄭氏曰惠狀蓋斜刃宜芟刈劉今鑿斧鉞大斧戣矟今三鋒矛銳矛屬皆以意自爲之說王肅曰皆兵器之名唐孔氏曰古今兵器名異體殊此等形制皆不可得而知之也其言最爲有體說文曰戈

平頭戟也鉞斧也戣兵也惠劉矟無文至於銳則以爲銳曰侍臣所執兵也從金允聲周書曰一人冕執銳則知漢之時作銳揚雄長楊賦有曰充鉞癡耆金鉞淫夷者數十萬人顏師古以充爲箭括張秘謂充當作銳字與鉞字相次又案今文尚書一人冕執銳孔安國傳曰銳矛屬也疑孔安國之時舊是銳字後傳作銳字說文銳芒也亦與矛不類矣此充字合作銳此言有理意或然也王氏之解此篇以爲所設之物所陳之器皆有其義以至或在左或在右或在東或在西或在房或在序皆義之所寓其說之鑿莫此爲甚如果有其義則惠

之立于畢門戈之夾兩階祀皆當有其義也王氏何爲闕之哉王氏謂周之典籍缺矣其指有不可知者蓋可以傳會爲之說則以爲有其義不可以傳會爲之說者則闕之也夫古者先王之制器物以行其禮儀豈茫茫然無有意指寓於其間哉如左傳曰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衮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紃紜紜昭其度也藻率鞞鞞鴈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錫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先王之意如此而已矣若謂在東則有取於仁在西則有取於義以至有爲道之

序有脩德之序牽合破碎以求配於仁義道德必非先王之本意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齊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齊太史秉書由賓階齊御王冊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變和天下用荅揚文武之光訓王再拜興荅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荅拜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同拜王荅拜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

古者告終易世之時必以禮正之故於其即世也則以禮正其終而於即位也則以禮正其始蓋其授受之始天下之根本繫焉其可輕哉春秋有書公薨于路寢是以禮正其終者也有書春王正月公即位是以禮正其始者也故書其正者以見其不能正者焉成王於大漸之時而同召百官被冕服憑玉几命羣臣以受遺托孤之事則其終正矣康王於是設四坐之几席陳其寶器布其車輅備其干戈之衛王與羣臣冕服以傳先王之命則其始終無不正此顧命之書所以爲萬世法也麻冕者禮績麻三十升布以爲冕升者八十縷也論語

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則知自孔子以前冕皆用麻孔子之時始易之而用絲也周官王之吉服享先王則衮冕此旣授先王以冊亦是禮之大者故唐孔氏謂其服必衮冕衮冕有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四曰火五曰宗彝皆畫績於衣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皆刺於裳則是衮冕之裳有四章特言黼者蓋黼是裳之一章唐孔氏謂有文故特言之與詩元衮及黼同意卿士漢孔氏以爲公卿大夫案詩曰暴公爲卿士左傳曰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皆指執政而言而以爲公卿大夫者其意爲成王之托羣臣以幼孤

公卿大夫與焉不應其傳顧命則獨其執政者與也蓋略舉卿士而已周官公之服衮冕侯伯之服鷩冕子男之服毳冕孤之服絺冕卿大夫之服元冕此卿士邦君之麻冕亦然太保三公太史下大夫保太史太宗伯卿亦從其命服也蟻裳者蟻色玄玄裳也彤裳漢孔氏曰彤纁也考工記鍾氏曰三入爲纁爾雅亦曰一染謂之緇二染謂之赭三染謂之纁禮祭服皆玄衣纁裳漢孔氏之說則謂黼裳彤裳皆與常祭服無異惟蟻裳則非常祭之服蓋以卿士邦君非執事者不可全同於祭也蘇氏則

謂三裳皆變也雖君臣皆吉服然皆有變其解蟻裳則謂與檀弓蟻結於四隅之文同從先儒之說則蟻裳不應獨異從蘇氏之說則彤裳不得爲變歷世既遠禮文漸滅不可得而折衷也介圭大圭也考工記有大圭長三尺又有鎮圭尺有二寸而漢孔氏以此圭爲尺二寸之圭者蓋三尺之圭天子服之尺二寸之圭天子守之此將奉之於康王以明其爲天子故知是鎮圭也同爵名瑁者考工記曰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注曰名玉曰冒者蓋言德能覆蓋天下也唐孔氏曰諸侯即位天子賜之以命圭圭頭斜銳其冒當下邪刻之其刻潤

狹長短如圭頭諸侯來朝執圭以授天子天子以
冒之刻處冒彼圭頭若小大相當則是本所賜其
或不同則圭是僞作知諸侯信與不信故天子執
冒所以冒諸侯之圭以合瑞信猶今之合符然此
冒惟冒圭耳不得冒璧璧亦稱瑞不知所以齊信
未得而聞之蓋介圭以爲天子之守而冒圭以合
諸侯之信故當康王之受顧命則皆奉而進之也
舜之始受禪輯五瑞既月而班之康王之始即位
受同冒而諸侯奉圭蓋必亦如舜之輯而班之是
皆合符以正之於其始也承亦奉也皆進之於王
也上宗漢孔氏謂即宗伯鄭氏曰變其文者宗伯

之長大宗伯一人與小宗伯二人也凡二人使其
上二人也一人奉同一人奉冒如康成之說則是
上宗已兼大宗伯小宗伯矣下言宗人漢孔氏以
爲小宗伯如康成之說必以宗人爲小宗伯之最
下者其位在三者也然小宗伯一也不可以其一
爲上宗以其一爲宗人不如以上宗爲大宗伯宗
人爲小宗伯方爲明白上宗旣爲大宗伯則其奉
同冒蓋兼執之乎此亦不可得而見也書即冊命
也自嗚呼疾大漸惟幾至冒貢于非幾皆載於此
冊也御亦進也君當升自阼階康王之自賓階升
者王自外而入傳命者自阼階升王未受命則當

自賓階也入即位者邦君卿士不執事故但就其位而已鄭康成曰卿西面諸侯北面唐孔氏又曰公亦北面孤東面此其位也太保上宗由主階升者以將傳先王之命爲王故也太史亦由此階而升也御王冊命者以冊命進於王也曰秉書則言其持之以外曰御王冊命則言其奉之以進曰書曰冊命駁文也皇后以下則太史進冊而陳此言也先儒則以此爲冊書之辭非也豈成王將死丁寧之言而史輒易之乎故知史以成王之言著之於冊矣此則將奉冊而進之之辭也言此冊者乃成王當大漸之際親憑玉几道揚臨終之命以命

汝嗣其教訓以臨蒞天下爲周邦之君汝之所以臨君周邦者惟率循大法不可少有紛更則可以變和天下使無有暴慢鄙詐之風則夫文武之光訓布在方冊者可以對揚之而不替矣言成王之所以命羣臣以輔贊康王者其意如此而已皇后大君也指成王也王氏之言皆鑿也王則再拜以敬受之遂起而對曰以眇眇然微末之小子而負荷先王之大業其能治四方以敬畏天威乎蓋自恐其不能也旣受命矣乃受上宗所奉之同瑁其受瑁也必授之人其受同也則以祭故三宿三祭三啖必三者與夫三辭三讓三揖三勞同不如是

無以示其敬之之至也先儒以宿爲進爵以咤爲
奠爵蓋謂進於神坐之前則以酒酌地而祭酌訖
而奠爵焉蘇氏則以宿爲奠爵以祭爲祭先以咤
爲至齒而不飲即濟也蓋謂既實爵矣則受而置
之乃以祭先於是濟之也其意以下文曰上宗曰
饗唯濟之則上宗乃贊王以饗其福也觀太保之
酢言祭濟即此祭與咤也蘇氏似爲勝曰饗蓋所
謂嘏也詩箋曰予福曰嘏特牲少牢之禮尸嘏主
人故此則上宗嘏王欲王之享之也如此則王之
禮畢矣故太保則受其同下堂而易之蓋太保將
酢祭不可即用王之爵故以異同異同者言別爵

也盟以異同者易爵而洗也璋半圭也酢報祭也
王已祭太保又報祭故曰酢與酬酢之酢同儀禮
曰君執圭瓚太宗執璋瓚蓋璋瓚次於圭瓚此既
報祭故持璋也太保將祭故拜將拜故以同授小
宗伯王則荅之太保既拜則又受同於宗人而祭
既祭則濟之濟之亦所以饗其福也將受福不可
以不拜故於所居之位以同授宗人而後拜王又
荅之君於臣無荅拜此荅之者以其傳先王之命
也於是則酢祭之禮亦以畢故太保下堂而有司
於此皆收徹之於是諸侯則出在廟門之外以持
新王之誥命蓋王既受命則誥戒之即下篇是也

廟門即寢門以其殯在焉故曰廟也觀顧命之書或者疑之以爲召公不當出康王於外而逆之康王不當吉服以朝諸侯爲此言者蓋不思耳夫天子爲天下主固當與天下共之苟立之於次即以君天下則宦人女子得以乘閒投隙而搖國本天下其誰知之蓋顧命之書萬世之明訓也成王之寢疾則憑几負扆親見羣臣自太保而下至百尹御事告以元子釗之宜承大統其崩也太保則顯逆之於寢門之外冊受末命復率諸侯而朝之蓋所以顯示萬姓杜絕姦萌史官詳而載之以爲後世法使有國家授受之際皆得以是爲法姦人孰

得而窺之秦始皇之於扶蘇豈有異志惟不能顯示於天下李斯又不能顯而立之故趙高胡亥得以亂之論者不此之慮而謂其不當釋喪服以服袞冕此不知變之論也伊訓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以冕服奉鬯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太甲之居喪也伊尹祭于成湯之廟奉之以祗見厥祖而朝羣后是亦與天下共之何獨召公康王哉古之人皆然特其文有詳略之不同何獨於此而疑之

康王之誥

周書

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康王之誥王

禮記集說卷三十一

三

通志堂

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荅拜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羨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

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成王之命羣臣以受遺托孤之事蓋懼夫康王以幼冲之資不克負荷欲羣臣輔翼贊襄以弘濟于艱難康王既受顧命矣則始居天子之位羣臣進戒於王而王申誥於諸侯與之正始而後居喪此篇之所以作也蓋成王之顧命欲康王之率循大卞以變和天下此羣臣之所以進戒於王欲羣臣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此康王所以申誥於諸侯古者天子始受命以奄宅四海則諸侯各率其

職奉朝會於天子之都以致禮於新君所以正始也舜禹之受禪既祭告于天地宗廟山川百神矣於是輯五瑞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湯之克夏武王之克商其反國也則庶邦冢君率職而受命王於是有以告戒之湯誥武成是也舜禹以揖遜而得天下湯武以征伐而得天下其始受命固不可以不正其始若夫康王繼世而立而其始亦不可不正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此即舜禹之輯五瑞日覲四岳羣牧也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此即湯誥之嗟爾萬方有衆武成之王若曰嗚呼羣后也成王以乙

丑之日崩其傳命也以癸酉之日而邦君與焉不應諸侯聞康王之立而輻湊王都如此之速蘇氏謂成王之疾久矣此諸侯來問王疾者歟案顧命之序曰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則成王之大漸而托羣臣以幼孤諸侯蓋以預於受命矣謂之來問王疾可也然成王以四月始生魄之日得疾即以其月之乙丑日晏駕謂成王之疾爲久不知何所據也尸天子者如祭祀之尸居其位而無所爲也康王之宅憂也召公以冢宰攝政百官總已以聽焉惟百官聽於冢宰故康王可以居其位而無所爲此所以曰尸天子也子張曰書

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夫古之人當諒陰之時三年不言而康王乃告諸侯者蓋康王之受顧命也其言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及其朝諸侯也又報誥於庶邦侯甸男衛蓋所以繼承大統而與天下正始故不得不有言自此之外則不復有言必至於三年而後始親萬幾發號施令也如太甲之嗣位伊尹祭于成湯之廟奉之以祗見于祖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伊尹之訓王亦羣臣進戒康王之意也然當是時也侯甸羣后咸在則豈無告戒諸侯之言乎以康王觀之則可見矣

以康王之誥名篇亦猶湯誥也湯誥二字足以成文康王誥三字非述作之體故加之字以足成之說命畢命則二字而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則加之字亦以其三字故也伏氏以此篇合於顧命共爲一篇蓋王出在應門之外與諸侯出廟門俟其文正相接正如舜典之謹徽五典上接堯典之帝曰欽哉故伏生亦合而爲一也然合之則無以足百篇之數且既有此二篇之序其可以合之故王鄭諸家又以自高祖寡命以上入於顧命以王若曰以下爲康王之誥夫康王立於應門之內而諸侯各以其方入朝見新君以其土地所有之物爲贄

然後羣臣進戒於王而王則報誥之蓋因朝諸侯而誥之此一篇終始之義也而中析之可乎唐孔氏曰諸侯告王王報誥諸侯而使告報異篇失其義也此言盡之王之受顧命也在路門之內故其出也則在應門之外以路門之外即應門也太保西方之伯故率西方諸侯畢公東方之伯故率東方諸侯上篇末曰諸侯出廟門俟廟門亦路門也出路門即應門而此又言入應門則知諸侯之出廟門俟者但言其自廟門而出於外耳非俟於廟門之外也王氏曰東方宜由左而入右西方宜由右而入左以明人臣事君莫敢固有其所以自便

此非也案曲禮曰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惟主人之就東階而其入自門之右則東方之入應門右乃其所也惟客之就西階而其入自門之左則西方之入應門左亦其所也何必又爲之說哉王之出在應門也南面而立故諸侯之入者東方之國則在門內之東廂西方之國則在門內之西廂皆北面而立焉乘四馬也乘黃者四馬皆黃也詩傳曰黃驂曰黃謂黃而雜赤者也大叔于田曰乘乘黃車攻曰四黃旣駕駟曰有驪有黃有駟曰駟彼乘黃則黃色者是古人之所貴朱者朱其尾鬣也左傳曰宋公子地有

白馬四向雕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即此朱是也王氏以黃爲臣道以朱爲君從人以變皆鑿說也賓即諸侯也周官大行人掌大賓之禮注曰大賓要服以納諸侯蓋諸侯入至于王都則有賓之道稱即奉也奉圭而又兼以幣獻蓋圭幣者人臣所以贊見天子也奉圭即輯五瑞是也諸侯各以其所執之圭奉之以授天子天子則以瑁圭冒之以合信也小行人曰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注曰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唐孔氏因之以帛即馬陳馬者是二王之後享王之物經既

言乘黃朱而又言兼幣安得以幣爲馬乎曰皆布乘黃朱謂諸侯皆陳其四馬于王之庭不獨二王之後也當從蘇氏之說謂馬所以先圭幣言諸侯之來朝各以其土地所有之物以爲幣而贊見於王馬所以先圭幣也左傳襄公十九年公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杜元凱曰古之獻物必有所先今以璧馬爲鼎之先故蘇氏謂馬所以先圭幣也先王之所以列爵分土以建邦國封諸侯者凡欲以爲王室之衛敵王所愾而已故諸侯自以爲臣衛言外臣之衛王室者也是時侯甸男邦衛咸在而曰一二臣衛此讓辭也奠贊曰壤

奠者即以其土壤所出者以爲贄蓋諸侯執以見王其曰敢執者亦其謙辭言不自安之意稽首首至地禮之至也諸侯以其幣致之於王故拜而送之王以其義既嗣先王之德繼世而爲天子則與諸侯爲賓主故荅拜也君臣雖無荅拜之禮旣爲賓主故不可以不荅王旣荅拜則見諸侯之禮畢矣故羣臣進戒于王也太保冢宰芮伯司徒冢宰司徒最尊故皆進而與羣臣相揖蓋率之以進也前者率諸侯以朝于王而太保畢公爲諸侯之伯故畢公與太保率之而入此則率羣臣以進戒于王而大保芮伯爲羣臣之長故芮伯與太保進而

揖之旣揖之而進故再拜稽首將有以警戒于王不可以不敬也故下文曰敢敬告天子觀下文之報誥所以告庶邦則此進戒諸侯百官皆與焉羣臣之進戒則曰殷之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傳世三十歷年六百可謂大國矣惟以紂自絕于天之故故雖大邦而上天之所庸釋以改命我周我周之文武大能受天道而順之不以私意小智撓乎其間故能憂此西土之民取彼凶殘以救民於水火之中蓋言其應天順人也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誕受羨若也先儒以羨爲道王肅亦曰道也特言西土者本其所起之地也惟新陟王指成王

也陟與陟方乃死之陟同曰新陟王猶後世曰大行皇帝也成王以賞罰之柄懷來天下賞一人而千萬人莫不勸刑一人而千萬人莫不畏蓋賞當其功而罰當其罪或賞或罰無有不協此其大功所以戡定而休命之無窮有以布遺我後之人也戡定言能定之也文武創業於前而成王持盈守成於後然後能享太平之治故其功之定在於成王之世成王既定其功以遺後之人則康王繼之當何如哉惟善守之則可矣故惟欲其張大六師之衆謹脩武備使天下之有不庭者無所投其隙而逞其吞噬虔劉之志則我祖文武所以受天之

寡命不於今王之世而壞之也寡命言其難得也侯甸男衛五服之諸侯也采服在男之外衛之內既言男衛則采服可知矣伊訓曰侯甸羣后咸在侯甸近於王畿故聞太甲之繼世而來見其他道途遼遠未能遽至今則雖衛服之外亦已至矣但不知其何以咸在也羣臣先進戒於王王方從而告戒之故曰報誥曰釗者唐孔氏曰禮天子自稱曰予一人不言名此自稱名者新即王位謙也孔子曰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蓋平富者所謂均無貧也惟先君文武大以平富之政推之

於民則何怨咎之有哉蓋使其政之不均則必有怨之者矣天下而有一人得以僥倖而獨遂其私則亦必有一人而受其弊是不均者務為怨咎之方也齊信者言其有此二德也先儒以齊訓中左氏傳注亦訓中史記注則訓速諡法曰執心克莊曰齊則又訓莊底至言致其至於此二德若大學所謂用其極也惟致其至則無不盡善盡美故能昭明于天下也時又有勇猛之士如熊如羆折衝禦侮以為社稷之衛忠直之臣無有二心殫謀竭慮惟知有公家之利而為之此所以能保乂王家如太山之安故能端命于上帝天遂順其道而付

畀之以四方使為之君也蓋文武之道有以順天故天亦順之桀紂幽厲之所為皆逆天理故天亦逆之而不畀以命未有已則逆之而可以使天順之也文武既為四方之君故疆理天下建為諸侯以立王室之屏翰其意在我後之人蓋言為子孫計故建侯樹屏也端命言正當上天之命上帝皇天史之駁文此類多矣天子之於諸侯同姓曰伯父叔父異姓曰伯舅叔舅以大小而分伯叔此特言一二伯父唐孔氏曰舉同姓大國言之也胥暨相與也先公謂諸侯之祖父也諸侯之祖父嘗臣服于周之先王推忠協力以保乂王家今汝諸侯

當相與而顧安之也顧謂顧念而不忘也蘇氏謂此言如盤庚告戒之意是也蓋使諸侯能盡忠於王室如其先公之於先王則爾先公在天之靈於是安矣爾之所以顧綏先公者汝雖分土列爵職居於外心當拳拳於王室蓋忠臣之心豈以內外而有間哉心苟忠矣則雖在外如在內如其不忠則雖自侍清光居天子之側其心何在或羣臣欲康王張皇六師故康王爲之陳文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乃能保乂王家汝諸侯苟心存王室則亦可以張皇六師以懲外侮也夫當是時也天下安靜瀛海無波上恬下嬉君臣無爲可謂太平

矣而必張皇六師者蓋易之既濟有曰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康王之時既濟之世也而患不可以不預防故必張皇六師而後可如晉武既平吳詔州郡悉去兵自以爲晏然無意外之變旣而胡煌內食曾無藩籬之固以其不知張皇六師故也張皇六師非黷武也如唐太宗漢武帝從事四夷揚兵於萬里之外則爲黷矣此但不忘武備而已也立政曰其克詰爾戎兵亦此意也鞠子稚子也康王自謂與母兮鞠我之鞠同言未離於鞠養之間也汝諸侯其職所當順者當奉恤之而不敢忽忘戰戰兢兢每以爲憂則可以輔翼我幼稚之人洪

濟于艱難不以羞辱而遺于我也蓋我若不能保
有大業以繼先王其爲羞豈不大哉此乃諸侯之
責不可不以是自勉也羣公既聽王之命畢則又
相揖而趨出蓋其進也相揖故其退也亦然羣公
既出故王釋去麻冕而服喪服觀康王之受命君
臣皆以麻冕之服行禮者冕未釋也至此禮畢則
當反喪服蓋居成王之喪喪服爲正未釋冕者權
一時之宜以與天下正始故其服喪服也則言反
焉蘇氏以其冕服爲失禮且以晉侯爲證夫晉侯
之不肯見諸侯之大夫蓋在既葬之後既葬之後
則其釋冕也久矣故不可以吉服見此方在殯而

冕未釋夫何不可哉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三十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三十八

三山拙齋林之哥少穎

畢命

周書

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畢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忠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祇師言嘉績多

四百·四
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

周公以殷之頑民遷之于洛邑而親自監之周公既沒則君陳代其任而懋昭周公之訓此又康王命畢公以監殷民也漢孔氏曰命之代君陳也唐孔氏曰蓋君陳卒命之使代君陳也其曰蓋者疑之之辭未敢必以爲然也君陳之序曰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君陳之代周公經有明文此序但曰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不明言其代君陳然篇內有曰惟周公克謹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以周公爲始以君陳爲中以畢公爲終則畢公之代君陳雖無明文而自

見於此命作冊者唐孔氏曰命內史爲冊書以命畢公蓋以周禮內史之職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冊命之故知作冊者內史也冊所以記載王命之言使藏之也左傳城濮之戰襄王命內史叔與父冊命晉侯爲侯伯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受冊以出王謂叔父以下皆載於冊晉侯受冊以出則藏之也畢公之監殷民康王命作冊以命之則知洛誥曰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其冊命周公留居洛邑無疑也先儒以後爲命魯公伯禽誤矣成周郊即君陳序所謂東郊成周在王城之東王城

者別都之所在故以成周爲東郊惟爲王城之東郊故因謂之成周郊也篇內曰保釐東郊即此郊也分居里者康王之命畢公以旌別淑慝表厥宅里殊厥井疆俾克畏慕故序曰分居里言分其居里於成周東郊之地漢孔氏以成周郊爲成定東周郊境誤矣漢書志曰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肅王命作策豐刑孟康曰豐刑逸書篇名唐孔氏曰此僞作者傳聞舊語得其年月不得以下之辭妄言作豐刑耳蓋此篇出於孔壁濟南伏生之所傳授者未得其本而孔壁之書當漢時未行於世故唐孔氏以豐刑爲僞作正如僞秦誓

之類也惟十有二年康王即位之十二年也肅者說文曰月未盛之明也肅蓋月之三日即哉生明也漢志謂六月戊辰朔故三日庚午肅越三日壬申者於肅之後三日并庚午數之故爲三六月之五日也豐文王之廟所在豐去宗周鎬京二十有五里故康王但朝發宗周則可以至焉必命之於文王之廟者以畢公文王之子也其至文王之廟則以成周所遷殷之餘民而命畢公使保釐於東郊之地釐治也與允釐百工之釐同王氏之說以書稱周公曰師保萬民命君陳曰尹茲東郊命畢公曰保釐東郊從而爲之辨其所以不同且告以

天命使之宅爾邑繼爾居以爲師保簡厥修進厥良爲尹表厥宅里殊厥井疆爲保釐其言皆艱碗不安強生分別自可以彼此移易也王若曰以下此別命之之言畢公代周公爲太師亦代爲東方之伯故其朝康王也率東方諸侯而康王呼之爲父師畢公文王之子武王周公之弟成王之叔父其屬最尊故曰父即天子謂同姓爲叔父伯父也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此言周之所以得天下之始文武之造周皆以其大德布之於天下而民心歸之故天因民心使之代殷而受其命以奄甸四海先王指成王也經於左右先

王綏定厥家之下即言武王殷頑民遷于洛邑遷頑民在成王之世則知先王爲成王無疑蓋謂遷殷頑民者乃周公之所以輔相成王則安定其國家也先儒及說者多以先王爲文武蓋其屬於上文殊不知康王之意言周之所以得天下則自文武而其所以安定天下則自周公之遷殷民不必以先王爲文武苟以先王爲文武則武王殷頑民上無所承矣王室謂王城王城者所以遷九鼎會諸侯之地故亦可謂之王室成王之命周公迪將其後也王城成周皆其所臨蒞之地故其以商之頑民遷于洛之成周蓋使之親近王都之所在則漸染

浸漬可以化其教訓矣殷民之在於故都也蓋久染於惡習孰知善為何物哉故不能自反於善惟周公既擇其尤頑者而遷之使親近王室則可以相觀而善焉其勢既可以相觀而善而又以其教訓日夕而啓迪之俾父詔其子兄詔其弟曉然知善之不可一日舍不善之不可一日向此其所以式化也茲慎也康王謂邦之安危惟茲商士則商民之化與不化其係於周家事大體重如此周公安得而不慎之哉周公之訓商民蓋不一而足如多士多方之篇此其可見於經者也孟子曰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曰使

齊人傳之曰一齊人傳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周公欲化商民而遷之密邇王室此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者也十二年爲一紀左傳曰是謂一終一星終也言歲星十二年而一周天此之謂一紀漢志謂周公攝政七年成王在位三十年共三十七年鄭康成謂成王二十八年崩章子平則曰成王在位四十七年史記既無明文未知孰是然以既歷三紀觀之則章子平之言非也使成王在位四十七年以七年爲周公攝政之年致政之明年方遷商民商民之遷

在成王之世已四十年矣又加以康王之十二年共五十二年則是歷四紀也不得以爲三漢志所言成王三十年與夫康王十二年共四十二年則三紀有餘言三紀者舉其全數也鄭康成之數但少於漢志兩年耳父子相繼爲一世世變者指成王康王也言周公之遷頑民而訓之也至于今已歷三紀矣世又以變則其風俗當易惡而爲善蓋其漸染浸漬於忠厚之化歷年既久當與時推移也周之得天下民心悅而歸之所慮者惟商民耳苟商民遷善遠罪則四方無一不化之民豈有不虞之變哉此我一人之所以得享其安寧之效此

其責在畢公故以此命之也道有升降蘇氏引子思之言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是也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徇身天下無道以身徇道此亦升降也政由俗革者風俗之弊必有偏而不起之處革之者舉其偏以補其弊而已矣所謂由俗革也王朴曰觀所以失之由知所以平之之術是也康王此言蓋欲畢公觀商之頑民所以不善之由而革之耳其曰道有升降者蓋因政由俗革之弊而言之也不臧厥臧者言商民有變而爲善汝當以其爲善而有以獎厲之則其他將自勸苟不臧厥臧則非所謂政由俗革也夫人之爲善自非

謹獨之君子未有不欲上之人知之苟上之人不以之爲善則彼將曰我已爲善而上之待我者無以異於他人我何以善爲哉是雖爲善者將不能以自固而況他人欲其勸慕之哉表厥宅里臧厥臧之謂也小物猶小事也小事猶勤則其大可知矣旅獒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故畢公之勤小物所以懋其德也晉謝安舉其姪元爲將拒苻堅郗超以元必不負舉其言曰吾嘗與元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間亦得其任所以知之蓋觀人者必自小而知之故畢公之克勤小物康王知其可以保釐東郊也康王旣言其所以革商俗之道

故遂稱美畢公之德可以革之也四世文武成康也國語曰文王詢于八虞訪于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則畢公在文王之時已居輔相之任矣畢公嘗輔相文王更武王成王至康王蓋國之耆艾也而能懋德以克勤小物則年彌高而德彌邵矣孟子曰所謂故國者有世臣之謂也畢公之弼亮四世所謂世臣孰加於此以之而監商則其德望有以素服天下夫何商民之難化哉正色率下孔子所謂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者也君子者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望其容貌不敢生慢易焉則

其善心油然而生故必正色而後可以率下也惟能正色以率下故有所不言其言也無不敬而法之蓋非法不言則必能口無擇言口無擇言則必能言滿天下無口過故祇師之也使其不能正也則其言孰信之哉故必正色率下而後祇師其言商之頑民以利口靡靡爲俗而又驕淫矜侈故必畢公之正色率下罔不祇師言乃可以鎮服之此康王之所以命畢公也惟畢公之德可以鎮服商民也如此故雖其在先王之世其功績已爲多今我小子將垂衣拱手於廟堂之上惟仰公以成之也蓋當是時天下之民已盡向化法度紀綱已盡

得其條理惟商民之未能擴然丕變康王每以爲東顧之憂今既得畢公矣故康王可以責成之也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祇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侈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

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乂嗚呼罔曰弗克惟旣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漢荀悅有言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形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笞以加小人化其形也君子不犯辱況於刑乎小人不忌刑況於辱乎若教化之廢壞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小人而納於君子之

塗蓋先王所恃以鼓舞天下使之遷善遠罪頑夫廉鄙夫寬變其氣質而有士君子之行惟教化而已矣而教化行於天下則莫大於使民知恥而有所不爲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蓋天下之人不知夫如是而爲善如是而爲不善在上者徒以政刑而制御之則亦強制之而已矣民將惟務巧詐百出以苟免於罪戾其刀鋸斧鉞所不可得而加者民則肆爲之矣蓋政刑惟可以制其外而不能格其心惟以德禮爲鼓舞天下之術則日漸月染曉然知善之可慕不善之可恥如好好色如惡惡

臭其有放僻邪侈自暴自棄者不徒不容於朝廷
蓋亦不容於鄉黨之間則孰有不丕變者哉故康
王旣言畢公之德可以鎮服殷民如是謂今我敬
命公以周公昔日監殷民之事周公之監殷民惟
分別其善惡使斯民有恥心公之往東郊不可不
念也旌別淑慝此一句爲下之總目旌卽所謂表
厥宅里別卽所謂殊厥井疆宅居也言商民有白
爲善者彰顯於世而爲惡者恥其不若則必以爲
病矣旣以爲病孰不思所以自反哉如此則是立
之風聲使民知所從也風卽詩曰風風也教也聲

卽禹貢聲教是也言王教之所以立不在乎他惟
使善者有以表暴於天下而惡者以爲病則是立
之也自漢以來閭巷之民有事親居喪著至行者
有數世同居者天子皆旌表其門閭正表厥宅里
之遺制其有不率訓典則殊別其井居之疆界俾
能畏爲不善之禍而慕爲善之福則其俗丕變矣
王制曰司徒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命鄉簡
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上庠元日習射上功
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
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
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

移之遂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移之左
移之右移之郊移之遂所謂殊厥井疆也移之則
俾之畏習射習鄉則俾之慕唐孔氏曰孟子云方
里而井井九百畝使民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
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然則
先王之爲井田也顧使民相親愛不循教者其人
不可親近與善民雜居或染善爲惡故殊其井田
居界令民不與往來猶今下民有大罪過不肯服
者則擯出族黨之外吉凶不與交通此說爲盡不
獨此也郊邑之境界亦當申重而規畫之守備亦
當慎而固之孟子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

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
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經界正然後可
以分田制祿故必郊圻之畫封守之固然後可以
表厥宅里殊厥井疆慎固封守則非所謂慢其經
界如此然後可以安四海此一東郊耳而曰康四
海亦上文四方無虞之意政貴有常辭尚體要言
政之所貴者惟在有常辭之所尚者惟在體要二
者皆不可以好異也政有常則其因革損益莫不
合與人情與夫先王之道辭有體要則其言談議
論莫不近於人情與夫先王之道苟爲政而好異
則商君之徒也立辭而好異則楊墨鄒衍之徒也

辭既不可以好異而商民之爲俗也乃靡靡然以利口爲賢以利口爲賢則必禦人以口給夫禦人以口給者屢憎於人而乃以爲賢其好惡之反如此雖周公君陳監之亦化厥訓矣而未能盡其變餘風猶未絕畢公不可不以是爲念也蓋欲畢公思所以盡變之之道焉殷民心術蓋染於紂之惡習紂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功故其臣民化之亦以利口爲賢觀管蔡一倡其流言而商民起而應之相挺而爲亂惟其靡靡利口故也周既平管蔡矣以殷民之未能遷善遠罪故不擇而用之而商民謂殷家於夏之士迪

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而周於殷之士不然不知其賢否之不同而每以此藉口以咎周則其利口蓋優爲之也蓋治病者必知所受病之處殷民之不善蓋在於此故康王以戒畢公也蘇氏謂秦俗似商俗秦二世似紂張釋之所陳則康王以告畢公者也其言是矣殷民之居舊都者康叔治之而其士大夫之同惡者則遷之成周以其頑之最甚故以世祿之家爲言言古人有言謂卿大夫以其功德之著受祿於其君而子孫世世有之則其家鮮克由於禮蓋其祖父建立之難故知所以長守富貴之道子孫未嘗知勞而坐享之則其不由禮

必矣惟不由禮故以其放蕩之故而其德遂陵夷而大壞德既陵夷而大壞則實悖亂於天道矣蓋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民之秉彝而好是懿德則不失守天生之物則而順其所固有以蕩陵德此豈天之降衷本如是哉故爲悖天之道也天以不善之化而其奢麗如此苟無以變之則歲復一歲世復一世雖萬世亦與之同流矣蘇氏曰惟惡能及遠故秦之俗至今猶在此說甚善如賈誼所論秦之俗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鋤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唇而相稽今世之俗

蓋如是矣是秦之故習未改也惟其無周公君陳畢公之徒以爲之司牧故耳以此觀之則殷之俗使非三后亦將如秦俗至今猶在是之謂萬世同流今此殷之衆士蓋以世祿之故其藉寵勢亦已久矣故怙恃其奢侈以滅其義滅義即所謂陵德也蓋善不善之習如權衡然此首重則彼尾輕德義積諸身則放蕩奢侈之習自消旣放蕩奢侈矣而又且自矜夸於人德義何有哉服美于人若子玉瓊弁玉纓子臧鵠冠之類非先王之法服故美于他人也夫旣驕傲淫佚又以此自夸於人苟不知變則必將以惡終今雖以周公君陳之故能化

其訓而收其放心畢公之所以防閑之者亦不可謂易也夫人之情儉生於貧侈生於富彼既富於財則必將用之如泥沙此其所以驕淫矜侈也故子貢問曰富而無驕何如子曰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蓋富而能好禮則可以長守其富矣故以富之資而知教訓則可以永其年矣觀無逸所論商三宗彼其享四海之富惟以無逸之故遂能享國之永今殷士惟能以富而知教訓則豈不永其年乎蓋商士以世祿之家非不富也所乏者能訓耳故以永年而誘掖之也然所謂訓者不在乎他惟德惟義而已所謂訓者莫大於此夫德義人

心之所同然其所以訓之者非推我所有以予之也亦非強彼所無而習之也惟彼以放蕩奢侈遂至於陵德賊義失其所同然者訓之者亦因其所同然還以治之而已然所謂德義之訓者必由古訓苟非古焉則何足以大訓乎蓋天下之理一也稽之前古揆之當今惟此理而已故德義之訓必由於古也惟康王以世祿之家乃至於悖天道而殷之庶士席寵如此惟恐無以閑之則知武王之數紂之罪以其官人之世也蓋殷之世家驕淫矜侈與紂同惡相濟如此篇所稱故得以其官人以世爲罪不然古之仕者世祿賞延于世舜之盛德

又何訾哉此言周邦之安與危惟在殷士之化與不化而已當康王之命畢公之時殷之頑民以周公君陳監之之故世變風移已式化厥訓則是商民之已遷於善而周邦之已安而其言猶曰邦之安危惟茲殷士蓋行百里者半九十言末路之難也書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殷之頑民雖已漸染於周公君陳之教訓使其能自同於善而不反則周邦信乎有泰山之安苟其一時服從教訓而心未能純一於善則其驕矜淫侈蓋有時而復作如此則雖天下之民已盡按堵若有太山之安而實有累卵之危不可以不戒然則欲殷士之化而周

邦之安則惟在於政之不剛不柔蓋政不可以無剛柔而剛柔俱不可以偏勝如和羹焉必藉鹽梅以成其味然必鹹酸不可得而名言謂之爲鹹則不可謂之爲酸則亦不可然則爲和羹之善此之謂不剛不柔則其德信乎修矣商民之居於成周也蓋始自周公營洛邑以遷之而爲之師保周公既慎之於始矣君陳之代周公又能和之於其中畢公之代君陳又能成之於其終此三后之所以化商民者其心若出於一則可以同致于道道既遠洽則其政事無不咸治故可以澤潤生民不獨中國也雖四夷左衽之邦亦得所恃賴矣觀漢之

初蕭何爲相而曹參繼之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二人同心遂安海內夫以蕭曹之同心其效猶如此則周公君陳畢公之協心其效爲如何邪夫既謂之協心則其道同矣而說者必從而爲之分別周公如是而爲慎君陳如是而爲和夫以於終謂之成此所當然苟於其始必謹則其中其終不必謹邪其中必和則其始其終不必和邪如必分別其所以然則其說必至於此且康王之命畢公以周公之事而其所謂周公之事者旌別淑慝而已君陳之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是亦旌別淑慝之意舉此一端觀之則三后豈有異道哉此

篇旣曰四方無虞又曰以康四海今又曰四夷左衽罔不咸賴所治者成周之殷民而已四方四夷爲言者古人有言曰滿堂而飲酒有一人向隅而悲泣則一堂皆爲之不樂天下之勢猶一堂之上也一國一邑有反側不安則天下之勢必危蓋成周殷民密邇王室天下之根本所係殷民不安則天下可慮天下不安則四夷乘間而起矣此四夷左衽之所賴者必在於商民也中國夷狄皆已安寧天下之福孰大於是故我小子可以永受此福也公其以是成周之治爲我周邦立無窮之基則公亦有無窮之名顯於後世蓋周之基業所以縣

縣延延而無有窮已者以畢公之監商民之故後世若論周家光有天下之效必將歸美於畢公此無窮之聞也有無窮之聞則子孫得以訓法其成式惟以治也訓其成式則烏有不治者乎成王之戒卿士曰萬邦惟無斁戒君陳曰終有辭于永世此曰亦有無窮之聞皆謂其實著則其名自顯效之必至也王氏以極高明道中庸制行不以已吉凶與民同患爲說楊龜山辯之詳矣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謹厥事天下之事無難易惟在乎人之所爲如何耳不可以爲難而自沮亦不可以爲易而忽之故謂畢公無以爲不能惟盡其

心則豈有不能者哉無以其民爲寡而不足爲不謹其事則雖寡民未有能治者矣既其心慎其事則可以敬順先王之成業以美于前人之政前人謂周公君陳守之而不失所以美之也以畢公之懋德克勤小物則必不自以爲不能也必不以爲民寡而忽之也而猶以此戒之蓋前世帝王君臣之所以相告戒者未有不若是也夫以堯舜之盛德而其臣戒之之言常若庸主之所爲者不如是無以革其非心而勉其不及也

君牙

周書

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作君牙君牙王若曰嗚呼

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續乃舊服無忝祖考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干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

穆王康王之孫昭王之子名滿大司徒卿官周禮曰乃立地官司徒使率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則大司徒教官之長也是時大司徒缺穆王命君牙爲之王若曰嗚呼君牙以下皆其命之言史官紀載之以爲此篇也篇內有曰弘敷五典式和民則此正大司徒之職也穆王以大司徒之職所當爲者而命君牙且先之以續乃舊服無忝祖考以洪敷五典爲君牙祖考之舊服則君牙之祖考蓋皆典是職矣累世司徒之官蓋若鄭桓公武公父子繼爲周司徒也歟成王之將崩康王初立芮伯爲司徒而君牙在穆王之世爲之則君

牙者竊意是芮伯之子孫世襲父職雖以經之文前後參較知其若此然經無明文不敢必以爲然也前世帝王之命其臣而其臣或世臣之後則必稱揚其先世之功德又欲其纂而行之則可以無忝其職也江漢之詩宣王命召虎平淮夷之詩也而其言有曰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常武之詩宣王命皇父平徐方之詩也而其言有曰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皇父蓋召公召虎之祖南仲皇父之祖召公日辟國百里而南仲之城朔方則獫狁于襄皆有大功載在王室故當命召虎皇父握兵出征之時則必稱

述其事不獨以褒大其先以眩耀於天下蓋使大思所以繼之也君牙之先既世爲司徒將欲其無忝祖考則必爲之言其祖考之所以然也孟子曰欲爲臣盡臣道所謂臣道忠正而已晉獻公曰何謂忠正荀息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正也觀荀息所言之意則知忠正者皆謂致力於王家而無外心也君牙之祖與父世世皆篤於忠正之道是以能服勤於王家惟其服勤故有成功可以紀之于太常也周禮司常掌九旗之物名日月爲常王建太常王者之旗則畫日月於其上昭其明也司勲曰凡有功者銘書于王

之太常注曰銘之言名也生則書于王旌以識其人與其功也禮記曰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銘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紀于太常是亦如鍾鼎之有銘皆明著之後世而已矣惟明著之後世則後世可不思所以繼之乎今我小子之君天下也蓋繼守文武成康之遺緒自文武基於西土積德累功以創造大業而成王康王持盈守成致天下於太平而我以小子嗣守其遺緒常懼不克負荷其責重矣然文武成康之所以治天下者蓋皆有賢臣以左右輔助之故能治四方以文武成康而又加以克左右之臣今穆王之德

自謂不及先王而又未有先王之臣此心之所以憂危也蹈虎尾者必不免於噬涉春冰者必不免於溺易曰履虎尾不咥人亨月令孟春之月東風解凍冰至於春其將釋矣而乃涉也此皆言其憂危之甚也我之憂危如此今既得君牙則命之輔翼我一人以爲我之股肱心膂傳曰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良一體相須而成作股肱心膂蓋言其與我一體也膂背也汝之爲我股肱心膂惟能繼汝祖考之舊事不爲爾祖考之辱則可矣爾祖考之舊事蓋以五典而教民爾能大布五典之教使民之則各得其和則爲能繼之也王氏曰天生烝

民有物有則所謂民則者此也是也楊龜山曰孟子曰有物必有則蓋曰有物矣則物各有則焉近取諸身百骸五臟達之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皆物也而各有則視聽言動必由禮焉此一身之則也爲君而止於仁爲臣而止於忠爲父而止於慈爲子而止於孝此君臣父子之則也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夫婦長幼朋友之則也所謂五典之民則者此言盡之矣書載舜之命契曰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而孟子亦曰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

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洪敷五典式和民則蓋不過如契而已矣周禮司徒掌施十有二教鄭康成曰有虞氏五而周十有二焉案經周官之言六卿分職曰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此命君牙爲大司徒又曰洪敷五典五典即五教也而以爲有虞氏五周十有二何也蓋十有二教不可以爲五教也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此言敷五典以和民則其本在於君牙身之正心之中也傳曰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父不能報有子而求其孝非恕也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聽令非恕也然

則敷五典以和民則若不能盡父子之道而求斯民之父慈子孝可乎不能盡兄弟之道而求斯民之兄愛弟恭可乎以至於君臣夫婦朋友之間莫不然其爲不恕莫大於是雖使其號令之諄復政刑之嚴明終不能以和之也是必以身觀身以心觀心爾身之正然後可以求民之正爾心之中然後可以求民之中身誠正矣心誠中矣則其教化之所漸摩道德之所鼓舞其孰有不中不正者乎王氏以身正爲政以心中爲德意欲以分優劣淺深此蓋泥於孔子曰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旣以身之正爲政則必以心之中爲德矣殊不

知心正身脩豈有一道哉於身則先言爾於心則先言民蓋反覆言之以發明其意也祁寒盛寒也君牙竊意其以司徒而兼行三公之事者故以暑雨祁寒爲言欲其變理陰陽以稱三公之任故也以六卿兼三公此周家之制周公召公毛公畢公是也四時運行一寒一暑雖本於天而所以變調之者實本於人蓋天之與人精神有以相感者也使夫寒暑之失其常時雨暘之失其常度民豈以爲天之過哉其怨恨咨嗟之聲必以爲君相所致則夫居三公之職而佐天子以變理之使夏無愆陽冬無伏陰咨怨之聲無自而發不可以不爲難

而忽之也自漢以來陰陽一不調宰相之知大體者未嘗不引慝而歸於已天下之人未嘗不歸咎於宰相漢丙吉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或以問吉吉曰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大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也三公典調變陰陽職當憂是以問之唐武后嘗季秋出梨花示宰相宰相以為祥杜景佺曰陰陽不相奪倫瀆即為災今草木黃落而木復華瀆陰陽也恐布德施令有所虧紊臣位宰相助天治物治而不和臣之咎也此皆引慝以歸於己若夫楊再思為相時水沴開坊門以禳有車

陷于澤斥牛不前恚曰癡宰相不能和陰陽而開坊門遣我艱于行則所謂怨咨者矣方其未調之前視之豈不為艱及其既調之後視之則為易故當思其艱以圖其易蓋至於易則無有咨怨者此民之所以寧也文王之居于岐周也雖二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然伐紂之謀蓋自文王而啓此文王之謨所以為丕顯惟文王之大統未集則武王伐商之功所以繼其志述其事而已此武王之烈所以為丕承其曰丕者王氏謂積小成大蓋以楊子曰由小致大不亦丕乎故也文王之謨武王之烈所以開啓佑助我後之人者皆以正道而無

有廢缺既無廢缺故紀綱法度所以盡得其條理而四海之內所以盡得其所若六月之序言鹿鳴廢則和樂缺之類以厲王之世廢缺如此則其失正者多矣故四夷交侵中國衰微以其缺而不振如此則知當穆王之世正而固缺其盛爲如何哉惟其謨烈之盛汝當有以維持而昭明之故惟敬明其五典之訓則可用以奉順先王之道荅揚文武所以啓佑後人之光命而追配于汝之前人祖考也此言文武之謨烈蓋欲君牙洪敷五典以奉順之也王氏則以謂聖人所以爲謨烈亦敷五典之教以和五品之民殊不知謨烈者但指伐商之

事楊龜山已辨之矣先正蘇氏曰周召畢公之流是也言君牙惟當率由先正舊典而式之蓋以民之治亂惟在此式與不式而已此篇所言者每以纘祖考爲言此又曰先正亦猶成王之告康叔既曰祗遵文考而又曰敷求殷先哲王別求古先哲王也既式先正而又循其祖父之所行則汝君之有治功於是而昭顯矣蓋君之治功實自於臣臣能稱職則其功必歸於君此古今之常理也蘇氏曰予讀穆王之書三篇然後知周德之衰有以見也夫昭王征而不復至齊威乃以是問楚是終穆王之世君弑而賊不討也而王初無憤恥之志今

觀君牙伯景之書皆無哀痛惻怛之語予竊謂不然南征不復之事載於左傳使穆王誠無憤恥之意是誠可罪然夫子之於書雖平王不克終然其一時有志於中興之言夫子取之雖秦穆公不能踐言然其一時悔過自艾之語夫子取之此文侯之命秦誓所以預於百篇也如穆王之三篇其言純正明白有功於治體夫子亦以是而取之不得以昭王之事而謂其周德之衰有見於此夫子豈以其衰而取之乎左傳以爲昭王不復而呂氏春秋曰昭王親將兵征蠻荆辛餘靡長且多力爲王右還反涉漢梁敗王及祭公隕于漢中辛餘靡振

王北濟又以昭王爲脫於難不知何也

同命

周書

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作同命同命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祇若萬邦咸休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繆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

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爾無昵于
儉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非人其吉惟
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
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

伯景臣名大僕正僕官之長漢孔氏謂大馭中大
夫案周官司馬之屬大僕下大夫二人祭僕中士
六人御僕下士十有二人注曰僕侍御於尊者之
名大僕其長也大馭中大夫二人戎僕中大夫二
人齊僕下大夫二人道僕上士十有二人田僕上
士有十二人注於大馭而下曰馭之最尊於戎僕
之下則不曰馭言僕者此亦侍御於車周官大僕

既爲僕官之長先儒不以大僕正爲大僕而乃以
爲大馭者蓋大僕既下大夫而大馭乃上大夫此
篇又曰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曰羣僕則戎僕而下
皆是戎僕中大夫其位在於大僕之上故知是大
馭也且大僕之職王出入則爲前驅而已大馭掌
馭王輅與王同車既親近於王而又位爲最長則
大僕正非大馭而何不言馭而言僕者此亦周禮
注所謂侍御於車者也穆王得伯景以爲賢而命
之以爲羣僕之長蓋僕御之官雖若卑賤而人主
之德所以或成或不成者實係於此以其與王同
車爲最親近故也既得賢者以爲其長則羣僕無

非賢者矣故穆王以冊書命之而史官記載以爲此篇此篇與君牙皆是命體君牙之命篇則但以其名此則去伯而加以命字是亦各其史官一時之意也怵惕憂懼之意孟子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莫不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則怵惕者心之不安也故曰怵惕惟厲厲危也言我不能修德而乃繼先人以居大君之任懼其不克負荷以遺先人之羞故怵惕然不自安半夜而興思所以免於愆過也穆王之命君牙曰心之憂危若蹈虎尾其命伯景則曰怵惕惟厲成湯之所謂慄慄危懼者亦不是過也而蘇氏曰二書皆無哀痛惻怛之語

此非惻怛之語而何自昔在文武以下則所言免厥愆者惟在於小大左右之臣莫非正人也昔文王武王之君天下其德之積於身者聰足以聽德明足以視遠而又有齊聖之德則德之克實輝光可謂至矣文武之德所以盛者則以其在朝之臣無小無大皆懷忠良之道雖其侍御僕從之在左右者亦無非當世之正人此諸臣於旦夕之間有以承弼其君獻可替否陳善閉邪彌縫其闕而匡救其惡此聰明齊聖之德所以盛也故其出入起居則無有不欽發號施令則無有不善以此之故下民敬順之而萬邦至於皆美也此皆盛德之所

致而德之所以盛則以其臣承弼之所致也觀立
政言文武之臣不徒常伯常任準人之得人也至
於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庶常吉士則其
侍御僕從罔匪正人可知矣夫人君之所以治天
下者不惟朝廷之大臣欲得其人至於左右近習
尤不可以非其人使左右而非其人則朝夕與之
居處漸染浸漬入於邪僻而不自知雖大臣或得
天下之傑而君心已蠹孰與有爲哉孟子曰一薛
居州獨如宋王何故雖小大忠良必侍御僕從皆
正人而後可中庸曰惟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智
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

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
有別也蓋文武所謂聰明齊聖者也見而民莫不
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悅是以聲名洋溢
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地之所
覆載日月之所臨照霜露之所墜凡有血氣者莫
不尊親則所謂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
有不臧下民祇若萬邦咸休者也論聖人盛德無
以加此蓋其積諸中者既克實輝光而不可掩則
其發於外者其機如此理之必然也而文武所以
爲德者蓋本於臣之力文武猶不能自成其德況
穆王乎故穆王自謂無良必賴於左右前後有位

之士匡正其不及而彌縫之繩正其愆過而糾察其繆尤以格其非心則可以克紹先烈也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聞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而後國定故穆王之紹先烈必本於此曰不及曰愆曰繆曰非心其實一也皆欲其輔贊彌縫致於無過之地而後已惟其有賴於左右前後之臣故今我命汝作僕官之長凡羣僕侍御之臣汝皆有以統率而正之則可以勉進君德而交修其所不及焉羣僕即戎僕齊僕之類羣僕侍御即所謂左右前後之士穆王欲左右前後之得其人惟得一伯景可矣蓋鸞隼不同翼薰蕕不同器君

子小人不同事惟賢爲能知賢惟善爲能舉善伯景正則羣僕侍御而有一不正者必不能與之一朝居也故左右前後皆不可以非其人而其要則在於其長汝旣爲僕官之長則夫羣僕侍御之臣與汝同僚者汝當謹擇之不可以巧言令色便僻側媚之人而進之惟吉士則可也便僻側媚皆謂不以正道事其君者也夫僕正中大夫耳而得以慎簡乃僚則知周之世官長皆得自辟其僚屬也故唐陸贄請臺閣長官得自薦其屬而引此以爲言魏元同論選舉法弊亦引此也羣僕之臣皆以正道事其君則其君必正夫蓬生麻中不扶自直

習與正人居其勢不能無不正若其阿諛以媚其上則其君必自以爲聖蓋其君之處心行事曾未及堯舜禹湯之萬一而其臣佞之以爲遠過於堯舜禹湯則豈不自負以爲聖乎昔子思言於衛侯曰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旣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今之君臣乎蓋臨亂之君如桀紂幽厲未有不自以爲聖者以其臣之諛也夫自以爲聖者譬如掩耳盜鈴已則不聞其聲而謂他人亦不聞之惟僕臣之正則其后克正諛則其后自

聖自后之德與夫不德惟在於僕臣也惟后之德與不德皆在於僕臣故穆王之命伯景也其言諄諄反覆惟欲其謹擇賢類以交修于我一人也漢世驂乘之官最爲要重以其職於天子爲親近故每用於天子素所倚信之人一非其人則其臣力爭以爲不可此蓋得周之遺法穆王之遺意文帝使趙談驂乘袁盎伏車前曰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傑今漢雖乏人獨奈何與刀鋸之餘共載文帝笑下談談哭下車成帝遊後庭欲與班婕妤同輦載辭曰觀古圖畫聖賢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

乎上善其言而止此漢家之制度然也耳目之官即羣僕也以其在王之左右前後而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故謂之耳目之官惟僕臣之重如此汝之所以擇之也不可不慎不可親昵于小人以充此耳目之官以小人而充之則必導上以非先王之典矣汝所用者皆非其人之吉善但以行貨之故遂以爲吉而薦之若是則必不能任官而病之矣薛博士曰詩刺皇父擇三有事亶侯多藏此惟貨其吉是也漢韓安國以五百金遺田蚡蚡言於太后遂召用之唐杜黃裳納高崇文錢四萬五千緡薦之平蜀安國崇文固可用然乃以其貨而得舉

論者深以爲罪況非其人哉若用行貨之人而使之病其官則是汝大不能敬其君我實以爲汝之罪也景子謂未見子之所以敬王孟子則謂其人無以仁義與王言爲不敬莫大乎是此穆王以用行貨之人爲大不祇厭辟之意蓋人臣之所謂恭敬固不在於聲音笑貌之間也欽哉此終戒之以不可不欽也穆王之於景旣戒之以巧言令色便嬖側媚之人又戒之以儉人又戒之以行貨之人蓋若人而用之則豈能弼汝君以常法哉汝當輔弼其君永以常法則惟當謹簡吉士而已後世之論穆王者多過其實左氏傳曰穆王欲肆其心周

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迹又有謂得八駿以造
父爲御西巡守會西王母於瑤池蘇氏因之遂以
穆王之書爲周德之衰今觀此篇其言純正明白
切於治體彼其於僕御之臣丁寧反覆如此至謂
慎簡乃僚無以便嬖側媚則其僕御豈有敢導王
爲非者而王之言旣然則亦豈肯爲無方之遊哉
以是知世之論穆王者皆好事者爲之也當以書
爲正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三十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三十九

三山拙齋林 之奇 少穎

呂刑

周書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呂刑惟呂命王享國百
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
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苗
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
始淫爲劓刵桷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民興胥
漸泯泯焚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
辜于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皇帝哀
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乃命

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非常
鰥寡無蓋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
德明惟明

呂呂侯也國語曰堯使禹治水四岳佐之祚四岳
國爲侯伯氏曰有呂又曰齊許申呂由大姜則呂
者四岳之後姜姓之國也孝經及禮記諸書引此
篇之言多曰甫刑案崧高之詩有生甫及申揚之
水之詩有不與我戍甫甫即呂也漢孔氏曰呂侯
復爲甫侯唐孔氏因之以呂侯在穆王之世而崧
高宣王之詩揚之水平王之詩故謂呂侯子孫改
封爲甫使其子孫方改爲甫侯則呂侯在穆王之

世不應謂之甫刑又崧高之詩所言甫及申爲周
之翰者正指此穆王之世呂侯而謂之甫何也毛
詩正義曰詩及禮記作甫書及外傳作呂蓋因燔
詩書字遂改易後人各從其學不敢定故也此說
亦未盡蓋甫與呂正猶荆之與楚商之與殷故曰
呂刑又曰甫刑也呂命者呂侯見命於穆王作此
書以誥諸侯蓋呂侯之誥諸侯稱王命而已故曰
穆王訓夏贖刑言此乃王訓諸夏以贖刑者也唐
孔氏及薛博士以贖爲罰刑爲辟篇中所言百鍰
至于千鍰者贖也墨辟至于大辟者刑也此蓋欲
以序之所言者而包括一篇之義故分贖刑爲二

苟不分則篇中言刑與罰而序不應特言贖也舜典曰金作贖刑與此贖刑何以異而必分之乎蘇氏曰贖者疑赦之罰耳然訓刑必以贖者非贖之緩數無以爲五刑輕重之率也此雖不分贖刑爲二然必求夫所以包括一篇之義之說殊不知五十八篇之序有一篇之義包括於數句之間者亦有但取其大槩而序之者不可以一槩觀也先儒以夏爲夏禹贖刑之法考之篇中殊無夏禹制刑之事唐孔氏因之以爲夏刑近輕商刑稍重周雖減之猶重於夏呂侯度時制宜勸王改從夏法此皆無所經見但因先儒夏禹之言以意揣之而已

王氏以夏爲中國其說勝於先儒而其言又曰先王於中國則疆以周索於蠻夷則疆以戎索贖刑不施於蠻夷施於中國而已故曰訓夏贖刑此亦是緣夏以生義支離至此亦與篇內不相應其曰訓夏者猶曰訓天下也不必求之大過也穆王命呂侯作此書以告諸侯則呂侯必爲司寇司寇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故也刑者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今觀此篇所以告諸侯之書以苗民爲戒以伯夷臯陶爲法其言惻怛矜哀惟恐民之陷於罪戾而不能以自脫蓋有不忍人之心其盡心可謂至矣詩曰惟申及甫惟周

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甫侯之名與申伯並稱
於雅則是佐穆王致太平之功有大造於周者其
功業即此篇而可見以穆王之爲君而呂侯之爲
臣君臣之間盡心刑罰如此此夫子所以取之而
預於百篇也享國百年漢孔氏曰穆王即位年過
四十矣史記周本紀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立
五十五年崩說者因以穆王年百四歲案無逸言
商三宗及周文王享國之年數皆以其在位之久
曰王享國百年者皆其在位之年也史記以爲立
五十五年當以書爲正禮記曰八十九十曰老百
年曰期頤此旣曰百年又曰老者此亦如大舜之

言曰耄期倦于勤旣曰耄又曰期也耄荒漢孔氏
以爲耄亂荒怠此蓋言其老之狀蘇氏以爲荒屬
於下句其字訓太與荒度土功之荒度同兩說皆
通度者蘇氏曰約也猶漢高祖約法三章也言惟
呂侯見命之時穆王享國已百年其老之狀耄荒
矣而能命甫侯度作刑以治四方蓋言其血氣雖
衰精力雖疲而留心於治道如此也周官司刑掌
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
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共爲二千五百今穆
王之刑乃三千條惟剕與周官同墨劓多而宮大
辟則少雖其總數比周官爲多而其實爲輕蓋以

輕刑增而重刑減故也漢志以周官五刑爲中典穆王五刑爲重典徒以其多寡之數耳其實非重也王氏曰先王之爲天下內明而外治其發號施令以德教爲主不使民覲刑辟穆王之訓以贖刑爲主所以稱其耄荒也此蓋泥於耄荒之言而爲此說夫刑罰之不可廢猶藥石之不可無也蓋刑者治之輔助而已得其道則仁義興行而禮遜成俗然猶不敢廢刑所以爲民防也如舜典曰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堯舜之民比戶可封而其於刑罰之說猶若此呂刑之言是皆以惟

刑爲恤者也是一篇之中呂侯之稱王命以告諸侯者蓋欲其哀矜於刑獄而已故序曰訓夏贖刑非是穆王之治專以刑爲主也言及於刑者便以爲以刑爲主此乃晉人浮虛之俗王衍口不言錢之類也昔梁統嘗言於漢曰刑罰在重無取於輕高帝受命約法定律誠得其宜文帝惟除省肉刑相坐之法自餘皆率由舊章至哀平繼體王嘉輕爲穿鑿除先帝舊約成律百有餘事或不便於理或不厭民心又曰自高祖至於孝宣海內稱治至元初建平而盜賊寢多皆刑罰不重愚人易犯之所致也由此觀之刑輕之作反生大患梁統謂孝宣

以前刑重而治孝哀以後刑輕而亂其言之不仁甚矣穆王之刑既比於周官爲輕今乃以其王之贖刑爲其德之衰竊恐其說必將流而入於梁統也蓋教人主以殺人者必取夫疑似之言以文其說蓋差之毫釐則繆以千里古之達者每以是爲深憂也此言苗民以虐刑而遏絕其世不可以不鑒戒而苗民之惡則習於蚩尤故先言蚩尤而後言苗民也漢孔氏曰九黎之君號曰蚩尤蓋以楚語曰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此言蚩尤而繼以三苗故以蚩尤爲九黎史記曰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神農氏不能

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而蚩尤最爲暴莫能伐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遂殺蚩尤蚩尤旣爲黃帝所殺而九黎在少昊之末則蚩尤非九黎先儒旣以蚩尤爲九黎而又曰黃帝所滅二說異同安得合之哉楚語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何也對曰九黎亂德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此謂絕地天通蓋指三苗之事而言安得以爲在顓頊之世楚語非也則蚩尤當從

史記應劭曰蚩尤古天子臣瓚曰孔子三朝記曰蚩尤庶人之貪者據史記之言則蚩尤諸侯二者皆非也若古者猶言若昔也蓋起語之辭非訓順也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猶左傳曰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也平民猶言齊民也鴟者貪殘之鳥詩曰爲梟爲鴟蓋言其以是爲義其好惡顛倒如此奪攘者謂非其有而取之也矯虔蘇氏曰矯詐虔劉也惟始作亂即史記所謂爲暴也言自開闢以來蚩尤方始作爲暴虐之政其風化之所漸染延及於齊民莫不皆然自寇賊以下皆是其民爲惡之狀也亦如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究以紂化

之也苗民三苗之君其曰苗民亦猶言殷人周人蓋統一國而言之也靈善也靈制即所謂祥刑也苗民習蚩尤之惡不能用先王善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自以爲法當如是以是而殺戮無罪之人於是始大爲劓刵桮黥也劓截鼻刵斷耳桮桮陰黥黥面不言刵者可以互見也蓋五虐之刑即劓刵桮黥先王之靈制亦是五者而已但苗民以虐作之又淫爲之也故爲弗用靈制以刑也自苗民之前未有爲是虐刑虐刑自苗民始也於此有麗附於罪者併以刑制之不復差擇其辭之有曲直者此其所以爲虐也此其所以爲淫也民興胥漸

漢孔氏曰三苗之民瀆於亂政起相漸化則漸字當作平聲讀泯泯爲亂也焚焚擾攘之狀左傳所謂治絲而棼之也與此焚同惟三苗之虐如此故其民皆起而相漸染習爲不善巧詐矯僞信不由中雖詛盟於鬼神而又反覆背之也傳曰國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三苗之虐刑嚴罰峻民無所措手足惟爲盟詛訴於鬼神而已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左傳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至於盟詛則其亂甚矣然常人之情孰不知敬鬼神敬鬼神而遠之則非徒神無所出其靈響而民亦不瀆神苟一聽於神有不平之心則惟爲

盟爲詛則是褻之也旣已褻之則將以爲不足畏矣故其勢多至於反覆口血未乾而背之也此無他以其信之不由中故信不足恃也信不由中則以漸染於惡習故也三苗暴虐之威民之被戮者衆豈皆民之罪哉故皆以其無罪而訴於天也天雖高而聽甚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故因斯民之告訴而下視於民則夫三苗者罔有馨香之德刑其所以發聞而達於上者惟其腥穢之德而已蓋以德行刑則刑一人而千萬人莫不畏可以至於無刑故其治爲馨香苟惟作虐刑則必至於刑者相望於道囹圄成市民不勝其虐怨嗟之聲呼籲

於天此腥穢之所以發聞也皇帝舜也先儒及諸家說者皆以爲堯蓋以下文曰乃命重黎絕地天通重黎即羲和也故以爲堯然竄三苗于三危舜攝位之後分北三苗舜即位之後故皇帝當爲舜大禹謨曰帝德廣運皋陶謨曰惟帝其難之先儒及諸家亦皆以爲堯蓋不深考之也舜哀閔夫衆庶被戮者之非其罪蓋奉上天之意以從斯民之欲故報爲虐者以威刑遏絕苗民而殄滅其世嗣故苗民無世在於下國也湯征葛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蓋湯之伐桀武王之伐紂皆以其與民爲讎故爲民復之也此所

謂報即孟子所謂復也苗民淫爲剽劫桀黷虐成庶戮其遏絕人世多矣故帝以遏絕之威而報之也出乎爾者反乎爾此之謂也楚靈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於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旣而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蓋天理之當也舜之遏絕苗民蓋因天意而已上天之命舜遏絕苗民蓋因民意而已桀紂之亡湯武之王皆然也重羲黎和也世掌天地四時之官故堯命羲和而舜命重黎也惟詛盟之屢則瀆于鬼神故神人雜擾天地相通蓋有鬼神自上而降格者以其家爲巫史享祀無度故也夫神豈能爲民之厲哉惟

褻而近之此妖孽之所以興也左傳莊三十二年有神降于莘號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神賜之土田秦文公獲若石于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方來集于祠城若雄雉其聲殷殷漢武帝時長陵女子死見神於先後宛若上厚禮致祠之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吳孫權時有神自稱王表言語與人無異而形不可見皆其降格者也不能敬而遠之此神所以出其靈響其有害於教化豈小小哉故舜既遏絕苗民之世則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天地不得而相通亦無有降格則神人不相雜亂蓋

所以變苗民之惡俗也楚語載觀射父之言詳矣但不當以書之所言絕地天通爲顓頊之世也羣后即羣臣也與三后之后同不必以爲諸侯逮在下與樛木后妃下逮之逮同言羣后之所以逮其在下者皆以明明之德輔天下之常道使不至於廢敗常道廢故鰥寡之情無有蓋覆之者惟鰥寡無蓋則在下者冤抑之情得以上通故舜清問于民則鰥寡得以三苗之虐爲辭而告訴焉舜於是問罪於三苗也清問者言其問之審而得其實也夫朝有姦臣障蔽君之耳目則下情不上通秦以趙高之故陳勝唱亂而不得聞梁以朱异之故侯

景向關而不得聞隋以虞世基之故賊徧天下而不得聞唐以李林甫之故祿山有反謀而不得聞是皆其在朝之臣無不逮其在下者故鰥寡之辭有所蓋也如唐明皇之出狩有老父郭從謹進曰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無路上達其鰥寡有辭蓋可知矣特言鰥寡者詩曰哿矣富人哀此惻獨暴虐之政鰥寡尤罹其害故其赴愬之心尤切也德威惟畏德明惟明蓋總結上文也皇帝哀矜庶幾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所謂德威也羣后之逮在下明明非常鰥寡無蓋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

所謂德明也舜能遏三苗爲民除害而天下莫不震恐此其德威也舜能清問下民知苗之罪惡貫盈而討之而天下無壅遏之患此其德明也以德爲威故爲可畏以德爲明故爲甚明苟威而非德如秦皇漢武非不可畏也然威褻而民玩非所以爲畏明而非德如漢顯宗唐宣宗非不明也然失之過察則民將益出其巧詐以欺其上非所以爲明惟舜之威與明皆本於德故惡如三苗無不諳悉其罪一去三苗而天下莫不服也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德穆穆在上明明在下
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
民棐彝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
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王曰嗟四方司政
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
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
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
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王曰嗚
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
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
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

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
人有慶非民賴之其寧惟永

前旣言苗民以虐威庶戮之故民心之所怨咨天
意之所厭棄故舜因天人之怒以遏絕其世然舜
之所以遏絕苗民者蓋以得三后皋陶爲之臣以
刑弼教天下無有冤民故其遏絕之爲有名也孟
子曰爲天吏則可以伐燕舜之遏絕苗民所謂天
吏也苟爲在我者不能欽恤刑獄而乃欲以正苗
民虐刑之罪則是以燕伐燕也故旣言苗民之虐
矣於是言舜之用刑也其曰乃命三后者非是遏
絕苗民之後方命三后也堯典於於變時雍之下

言乃命羲和欽若昊天豈必萬邦咸乂而復命羲和以曆象之職哉此曰乃命正與堯典之意同三后伯夷禹稷也后者尊之之稱若君奭君陳之類如曰后稷是也恤功于民言命三后惟以民之功爲憂也孟子曰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所謂恤也伯夷禮官也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咨伯夷汝作秩宗是也降典者以禮官而下教於民也湯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天以衷而授民伯夷以典而教民皆自上而下故曰降折折衷也賈誼曰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刑者禁於已然之後法

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難知則禮與刑一物也民能由於禮則何刑之有哉惟失禮則入刑矣故伯夷之降典者蓋以刑而折衷於民也方洪水之災浩浩滔天懷山襄陵則山川不可得而定名禹既平水土矣則山川可得而辨別故主名之者如東北據海西南距岱則爲青州西南至荆山北距河水則爲豫州之類九州之疆界整整乎其有條理所謂奠高山大川者主名之謂也后稷教民稼穡故播種之法自上而下也旣以播種教民故三農之所殖也莫非嘉穀所謂黍稷重穋植穉菽麥惟秬惟秠惟糜惟芑者也殷中也禹之功成則民

得所居稷之功成則民得所養伯夷之功成則民得所教此其所以中也士皐陶也百姓之不率教者則以刑之中而制之蓋皐陶之用刑豈有意於殘民之肌膚肢體而已哉以刑示之使有所畏而不敢爲非則是教民之祇敬其德也夫先王之治天下使斯民之遷善遠罪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者豈獨德禮之力哉刑罰不爲無力也故堯舜之民比屋可封而舜以四方風動爲皐陶之功焉是德禮者固以教之也刑亦以教之也第刑者治道之輔助而已不可專恃以爲治也使其專恃刑以爲治如秦之世固君子之所恥若以爲治道之輔助

如皐陶之制百姓則何惡於刑乎唐孔氏曰此經大意言禹稷教民使衣食充足伯夷道民使知禮而有不從教者乃以刑威之故先言三后之功乃說用刑之事此言是也如漢楊賜辭廷尉之命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皐陶不與焉蓋吝之也此言非也夫舜之治每歸功於皐陶則其明刑之功大矣而乃謂穆王吝之故不與於三后可乎此篇終始惟欲四方之諸侯留意於獄訟之事欽恤無所不至然後爲能上體一人之意而自古欽恤獄訟未有居皐陶之上者而以爲吝之可乎韓退之猶以賜之言爲然蓋未之思也三后之功禹平水土

而後稷降播種伯夷降典又在播種之後而先言伯夷者唐孔氏曰將言制刑先言用禮刑禮相須重禮故先言之是也穆穆敬也和也天子之容也明明即上所謂明明是也惟舜以穆穆之德而在上三后皐陶以明明之德而在下君臣合德故其德之灼然著見于四方四方之民無有不勤於德者所謂政乃乂黎民敏德是也三后惟殷于民而皐陶以教祗德則孰不勤於德哉惟其皆勤於德故於是皆明于刑之中蓋刑之中者可以治民而輔成常教故也王者之法如江河使民難犯而易避皐陶制百姓以刑之中非苗民淫爲劓刵桷黥

也故四方莫不明之莫不明之則莫不避之矣民知避刑則遷善遠罪爲士君子之行則輔成常教者非刑之中而何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言凡典獄之吏非欲誅殺以立威則欲納賄以致富若苗民之臣所謂庶威者訖于威也所謂奪貨者訖于貨也威者貨者此皆獄吏之常態如漢唐之世所謂酷吏者旣峻于誅殺使天下之人側足而立於是大納貨賄賊汗狼藉以爲姦僞惟敬之畏之者則無可擇之言在於其身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歟子路無宿諾者以其口無擇言故也無擇言者必敬必畏焉敬畏者天之德也能有天

德則可以自作元命在下而配享于天故其子孫之興縣縣延延而未艾自作元命與自貽哲命同言命之所以延久而不替者無不自己求之而已矣魏高允曰皐陶至德也其後英蓼先滅劉項之際英布黥而王經世雖久猶有刑之餘釁況凡人能無咎乎敬畏者孰若皐陶而乃以爲有餘殃延及其後裔則是典刑者寃濫之報雖皐陶猶不免也夫自作元命則皐陶之後必有興者允之言非也漢于公其門閭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曰少高大門閭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興者其後果子爲丞相孫爲御史大夫封侯傳

世焉此正所謂自作元命者于公且然而況皐陶乎如張湯杜周列於酷吏而其子孫爵位尊顯與漢始終此又有幸不幸於其間不可以常理論也嗟四方司政典獄而下此亦總上文而言上旣言苗民虐刑之惡故欲四方以之爲懲旣言皐陶伯夷明刑之善故欲四方以爲之監言四方之諸侯各主一國之政典一國之獄者汝非爲天牧養斯民乎旣爲天牧養斯民則若伯夷播刑之道當以爲監苗民不察於獄之麗當以爲懲蓋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以伯夷爲監以苗民爲懲則無有失性之民可以無忝乎天牧之任也

非時播刑之迪言汝所法者非是伯夷播刑之道
乎惟此道則法之也上言伯夷禹稷臯陶此特言
伯夷舉其大略也伯夷折民惟刑故雖典禮而曰
播刑禮與刑一物故也匪察于獄之麗言有麗于
獄者苗民不察之而妄加以刑也即上文曰越茲
麗刑并制罔差有辭是也其不察之者則以不能
擇吉人能觀于五刑之中者而用之其所用者惟
是衆爲威虐以快己之怒奪人貨賄以塞己之欲
故淫爲劓刵桷黥以制斷五刑不由於中道以亂
加無罪之人上帝不潔其德故降之罪咎苗民之
爲天所罰蓋已有以自取之無有辭可以自解釋

故遏絕其世此不可以不懲也此皆略舉上文之
意也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此即四方之
司政典獄者王之同姓有其父行者有其兄弟行
者有其子孫行者伯仲叔季其長少之稱子孫故
以幼童稱之特言同姓先儒謂舉同姓包異姓是
也與康王之誥言一二伯父同穆王享國百年故
諸侯或其子孫也格至也言諸侯能聽朕之言敬
忌于獄訟之事則庶乎天命之至也曰勤先儒以
曰爲子曰之曰釋文一音人實反只當作日字讀
言今爾當無不由朕之言相慰勉而日愈勤不可
相戒以不勤也蓋典獄之職人命所係死者不可

復生刑者不可復續君子所當盡心故戒之以勤也天以刑而整齊下民使我推而行之一日所行或非爲天所終或爲天所終在人如何耳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敬忌則爲天所終而子孫代興虐刑則非爲天所終而遏絕其世我未嘗不致其慎也言一日者善惡之感於天不必積久也一日之間皆可矣爾當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之言不可失墜逆天命者與迓續乃命于天之迓同勤於聽獄則天命之來吾有以當之故曰逆之也雖畏勿畏雖休勿休王氏曰雖有可畏之禍勿以爲畏雖有可美之福勿以爲美所以然者以禍福

之變無常而人心不可知惟當脩德以逆天命耳是也三德剛柔正直所以逆天命者無他惟明于五刑則可以成三德矣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變友柔克此三德者雖不假於刑然明五刑者三德自然而成矣以刑成德而無向隅之泣則一人之慶莫大於是此兆民之所賴也其安寧之效豈不永哉夫刑者若爲不仁之具然旣以之自作元命又以之其寧惟永而世皆恥言刑何哉漢高帝入關約法三章悉除去秦法不五年而成帝業子孫傳祚四百年實基於此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豈不信哉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
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
簡乎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
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
其審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
簡乎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墨辟疑赦
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
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
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
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
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

凡言王曰者皆語更端之辭如大誥康誥酒誥及
此篇之類雖其終篇皆於一人之言而屢有王曰
之文皆以其語更端也吁來者歡而呼之使前也
堯曰格汝舜格至也是亦言來之類祥爾雅曰善
也祥刑者善用刑之道即上所謂靈制以刑自兩
造具備以下皆是也王呼有邦有土之諸侯使來
前而告之以善用刑之道其在於今爾之所以安
百姓者當何所選擇乎所擇非吉人乎言惟吉人
在所擇也當何所敬慎乎所敬非五刑乎言惟刑
在所敬也當何所謀度乎所度非及世輕世重所
宜乎言惟及世輕重所宜而用刑在所度也下曰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
罰世輕世重即此及是也曾博士曰上旣言苗民
匪察于獄之麗則非能敬刑也罔擇吉人觀于五
刑之中則非能擇人也斷制五刑以亂無辜則非
能度刑也旣告之以所懲者如彼則其所當爲者
宜若是也此言盡之造至也兩造謂囚與證俱至
也唐孔氏曰凡競獄必有兩人爲敵將斷其罪必
須得證故兩爲囚與證也囚證俱至具在於此則
衆獄官聽其辭之曲直曰五辭者五刑之辭聽其
辭而審其罪狀當以何刑加之故謂之五辭也所
聽之辭簡核其實信爲有罪則正之于五刑當墨

者墨之當劓者劓之也苟將正之于五刑而其辭
不可以簡核則其罪爲可疑故但正之于五罰罰
謂以金贖罪也言將正以此刑而其罪未審則但
使出此刑罰金之數而已有五刑故有五罰也老
蘇曰夫罪固有疑今有人或誣以殺人而不能自
明者有誠殺人而官不能折其實者是皆不可以
誠殺人之法坐由是而有減罪之律當死而流使
彼爲不能自明者邪去死而不得流刑已酷矣使
彼誠爲殺人者邪流而不死刑已寬矣是失實也
有失實之弊則無辜者多怨而僥倖者亦以免今
欲使不失實其莫若重贖彼罪疑者雖或非其辜

而法亦不至於殘潰其肢體若其有罪則法雖不刑而彼固已困於贖金矣五刑不簡正于五罰此說爲盡蓋五刑之疑各有入罰不降相因古之制也唐孔氏曰以其所犯疑不能決故使贖之次刑非其所犯故不得降相因如後世有減罪之律則非古者不降相因之制矣苟正之以五罰而不服則其罪不應罰故但正之于五過以爲其過誤而赦之也有五罰故有五過也老蘇曰刑者必痛之而使人畏焉罰者不能痛之必困之而使人懲焉則罰者雖不能痛之儻其罪不可以罰則亦不可以困之也故赦其過而已五罰所謂金作贖刑也

五過所謂眚災肆赦也疵病也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皆刑罰之所病而特言五刑者帶上文而言耳以此文在五過之下故也詩書之言類多如此四牡之詩三章言不遑將父四章言不遑將母至卒章則特曰將母來諗板之詩言天之牖民如堦如筮如璋如圭如取如攜而其下則特曰攜無曰益皆帶上文而言也惟官王氏曰貴勢也惟反蘇氏曰報舊也惟內先儒曰內親用事蘇氏曰女謁皆通惟貨行貨以鬻獄也惟來舊相往來也夫刑之不簡則降從罰罰之不服則降從過蓋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此固先王之仁政然不可以此

五者之故而遂爲之降耳苟以此五者而爲之降則其罪與犯罪者均當以其罪罪之也汝於此當審察之而後能其事故曰審克克能也昔唐太宗問於劉德威曰比刑網寢密咎安在對曰律失入者減三失出者減五今坐入者無辜坐出者有罪所以吏務深入爲自安計五過之疵其罪惟均此失出者也特言出而不及於失入者觀一篇之中其丁寧諄復之意如此是豈坐入者無辜而坐出者有罪乎以意逆志可也先儒謂出入人罪得之矣五刑之疑有赦此即上文五刑不簡正于五罰赦而從罰也五罰之疑有赦此即上文五罰不服

正于五過赦而免之也五罰之疑謂之赦可也五刑之疑尚不免於罰而謂之赦者蓋雖以金自贖而幸其不至於殘潰其肌體是亦赦也下文墨辟疑赦之類皆然也薛博士曰麗於辟而疑於無罪則赦赦謂釋其罪而不問非謂赦之而從罰也犯辟而不正當於辟則非無罪特不簡於正而已於是從罰此蓋以五刑五罰之下皆有赦字故爲此說下文曰墨辟疑赦其罰百鍰於疑赦之下罰字之上言其字者指其上之辭則百鍰之罰正以疑而赦也如此則上下之文意方連屬如以赦與罰異則曰墨辟疑赦其罰百鍰上下不相貫矣舜典

曰眚災肆赦此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蓋古之云赦者以疑似之罪不可以刑辟加故爲之差降贖罰以寬宥之所以矜恤善良非貸免惡人也後之云赦者不論罪之是否一切釋之而不問此徒足以惠及惡人而已唐太宗嘗謂羣臣曰吾聞語曰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吾有天下未嘗數赦者不欲誘民於幸免也太宗之用刑至於三覆奏其矜恤如此則其不赦非不仁也不欲以惠及惡人而已其聽刑也苟簡核其辭信爲有罪而其可驗者衆則若可致之於刑矣然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

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煅煉而周内之故武后謂往日來俊臣等治詔獄朝臣相逮引一切承反朕意其枉更畀近臣臨問皆得其手牒不冤朕無所疑而可其奏故雖簡孚有衆而猶不能無冤此所以必稽考其貌焉惟貌有稽周官五聽之色聽是也蓋稽其貌則其冤枉之狀有可得而見者矣夫簡孚有衆者尚必稽其貌苟無簡孚之辭則不當聽其獄矣其聽獄所以如是之審者以其天威可畏不可不嚴敬之也如嚴延年在河南多所誅殺其母謂之曰天道神明人不可多殺已而延年果誅死則天威

可不畏哉墨者先刻其額爲創以墨實創孔令變色也即所謂黥也劓截其鼻也剕斷其足即所謂刖也宮即所謂椓也男子則去其勢婦人則幽閉於宮漢亦謂之腐刑大辟死刑也以其於刑辟爲最大也鍰漢孔氏曰六兩周官考工記曰戈戟重三鈹劍上制重九鈹中制重七鈹下制重五鈹鄭康成說文云鈹鍰也今東萊稱或以太半兩爲鈹十鈹爲鍰鈹重六兩太半兩鍰鈹似同矣惟鄭氏之說以鍰爲六兩太半兩故三鈹則一斤四兩九鈹則三斤十二兩七鈹則二斤十四兩三分兩之二三鈹則二斤一兩三分兩之一皆以六兩太半

兩而計之也太半兩者三分兩之二也鄭康成以鈹爲鍰雖因說文之言然說文之所謂鈹者十銖二十五分之十三又曰北方以二十兩爲鈹鄭氏六兩太半兩之數所異於孔氏者太半兩耳如說文之言一則比之爲太輕一則比之爲太重也老蘇謂一鍰之重當今三百七十斤有奇蓋亦因孔氏六兩而計之也惟倍者倍於墨墨百鍰則劓罪二百也倍差者倍於劓而又有差有差則不啻倍之也劓二百則倍之則四百有差者漢孔氏謂五百以宮既六百故此爲五百也馬氏曰差者又加四百之三分之一凡五百三十三鍰三分鍰之一

又與孔氏不同然不如孔氏之數簡徑孔氏之說
又不如王氏王氏曰倍差者謂以百鍰二百四百
相倍而爲差也則是以剕爲四百鍰或曰惟倍或
曰倍差駁文也曰墨曰剕曰宮曰大辟此其
輕重之序然以罰金之多少而觀之則剕重於墨
剕重於剕宮重於剕其降殺之數相較則同惟大
辟爲尤重故其數之重於宮比之三者之相較爲
尤多也言犯此五刑者疑則赦之而其赦之也罰
之而已閱實其罪蓋欲罪罰相當也閱實則不至
於五罰不服矣屬者條目也言墨之罰雖百鍰而
其條目則千也其下皆然周官司刑之五刑共二

千五百均之皆有五百此則三千輕者多而重者
少皆有降殺惟剕居五刑之中則與周官同此蓋
因一時之宜而爲之也自穆王之後至於晚周皆
以此爲法故孔子引三千以爲言也分而言則曰
罰之屬總而言則曰刑之屬先儒謂互見其義以
相備是也昔叔向嘗有言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
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
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徵幸以成之弗可爲矣夫
所弗爲刑辟者非不設法也但設其大法而已其
輕重之詳則付之人矣五刑之屬三千此大法也
至於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

權刑罰世輕世重此則委之於人蓋人與法並行而後可苟以此數者而亦豫設之則是爲刑辟矣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輪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

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老蘇嘗曰古之法簡今之法繁先王之作法也法舉其略而刑制其詳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則以著於法使民知天子之法不欲我殺人傷人耳若其輕重出入求其情而服其心者則以之屬吏任吏而不任法故其法簡今之法纖悉畢備不執於一左右前後四顧而不可逃是以輕重其罪出入其情皆可以求之法任法而不任吏故其法繁蓋法

簡者雖若不可以革姦而天下乃或無一人之獄
法繁者雖若可以止姦而獄訟嘗至於滋豐誠以
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
稱丈量徑而寡失後世之所謂律令者煩曲周盡
惟恐有所漏略凡輕重上下一聽於律而有司不
得一奉手雖其繁積而律之用已有所窮故吏胥
得以旁緣出入欺賣有司以逃其姦蓋欲其無所
不備者乃所以爲大不備也如穆王之刑五刑之
屬三千此律文也至於曰上下相比曰上刑適輕
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
重此數者則在有司量情斟酌而施之故其律雖

三千而其用之爲不窮徑而寡失蓋謂是也上下
比罪者言聽獄之法必當上下比方其罪之輕重
而參驗之也無僭亂辭者陳少南曰無以獄辭之
亂而至有僭差是也夫訟於心者孰不以爲彼曲
而我直其辭苟亂則用刑有僭差者矣汝當審之
也勿用不行王氏曰謂責人以恕所不可行者勿
用也莊子曰重其任而罰不勝遠其途而誅不至
此皆不可行而先王之所不用也是也漢魏尚爲
雲中守坐法免馮唐曰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
軍安知尺籍伍符上功幕府一言不應文吏以法
繩之長安賈人與渾邪王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

汲黯曰愚民安所知市買長安中而文吏以爲闡出財物如邊關乎若此之類皆是所不可行而用之也所不可行者而用之則民無所措手足矣惟察者察其情也惟法者正其法也察其情正其法則法與吏交相爲用而不偏廢蓋用刑如用藥焉夫藥之君臣佐使甘苦寒熱某可以治某疾某可以已某病此固在於方書至於視脉觀色聽其聲音而審其病之所由起必以已意參之而後可惟察者審其病之所由起也惟法者案方書而視之也汝諸侯其審於此而後能其事也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蘇氏破世俗之說而設爲竊盜

二人以發其意說固善矣而不如陳少南之爲明白曰世之言罪重者莫如殺人罪輕者莫如詬罵殺人固重矣然今所殺者奴婢也奴婢而殺之非適輕乎故且服下刑也詬罵固輕矣然今所以詬罵者父兄也父兄而詬罵之非適重乎故宜服上刑也事不止於殺人及詬罵人者姑設二事以準之所謂輕重諸罰有權也所謂下服者非即服最下刑也比之上刑爲減爾此言盡之刑罰世輕世重蓋承上文而言凡此諸刑罰皆當權其輕重也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君子之心若權衡然不可以銖兩欺之故輕重無不得其平也刑罰世輕世

重者周禮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一輕一重各因其世之宜而已因世之宜而輕重不同固不齊矣是乃所以齊之也如周官五刑二千五百穆王五刑三千或少而重或多而輕其不齊如此而其禁姦止慝以期于無刑則一也若乃膠柱調瑟者則不能因世而為輕重徒執一法以齊之適所以為不齊也如唐虞象刑而王莽亦象刑是也王氏曰上言刑罰輕重有權者權一人而為輕重也此言世輕世重者權一世而為輕重也是也世輕世重言刑罰可也至於上服下服則特言刑而於下文承之則言諸罰亦猶五刑

分數則曰罰總數則曰刑互見其義也有倫有要蘇氏謂倫其例也要其辭也則讀與康誥要囚之要同惟有倫則當惟法惟有要則當惟察罰懲非死人極于病此即老蘇曰刑者必痛之而使人畏焉罰者不能痛之必困之而後懲焉蓋言罰之所懲雖不至於死而其困於重贖已極于病亦可以使之遷善遠罪也非佞折獄口給也佞者禦人以口給則人不得以盡其情也如周亞夫詣廷尉責問曰君侯欲反何亞夫曰臣所謂買器乃葬器也何謂反乎吏曰君縱不欲反地上即反地下矣如此者是禦人以口給也臯陶喑而為大理天下無

冤民子路無宿諾片言可以折獄則何以佞爲哉故惟良可以折獄良者王氏謂有仁心是也孔子曰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良者求所以生之也良之可以折獄者蓋其所用無不在於刑之中也如秦以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則佞者安能明于刑之中哉察辭于差蘇氏曰事之真者不謀而同從其差者詰之多得其情是也非從惟從者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人不勝痛則誣服者多矣故囚惟吏之從而自誣者皆非所當從當有以辨明之也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

勿喜哀矜即此哀敬也其所以哀敬者惟以刑書而明啓之相與占考其所以然衆獄官以爲然獄囚亦以爲然雖麗於刑殺而無怨言如此則庶幾得其中正而無冤濫矣如秦之任趙高漢之任張湯趙禹減宣義縱唐之任來俊臣侯思止刑書未嘗明啓亦未嘗胥占惟意之所殺則舞文巧詆如此則何中正之有然則其刑其罰不可以不審克也獄成而孚者言獄辭之成而得其情實信爲有罪而其輸之於上亦當得其情實信爲有罪然後斷之其刑之輸於上皆當具備不可隱漏其有一人之身輕重二罪俱發亦當并以兩刑而上之也

蓋恐其有司得以欺賣出入以爲姦故以此戒之也王制曰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宥然後制刑此所謂獄成而孚輪而孚也王之有司輸之於王如此則有邦有土之臣輸之於其君亦然薛博士曰凡稱上者各指其上也此告有邦有土則國之士師指其君曰上推而及王朝則王之士師指天子曰上孔氏止名爲上王府則於告有邦有土之文戾矣是也官伯族姓蘇氏曰呼其大官大族而戒之先儒即以官

伯爲諸侯族同族姓異姓其說鑿矣王氏以姓爲諸侯族爲羣臣亦無以異於先儒蓋旣戒其君以敬刑今又戒其臣也刑者人命所繫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此朕之言所以多懼孔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訥乎言之多懼以其難也朕之所敬惟在于刑則以有德者惟哀敬于刑我安得而不謹哉今天相助此民而生育長養之臨民者必當有不忍之心然後能爲天之配於下蓋天愛民是配之也所以配天者惟明清于單辭而已單辭有二說皆通先儒曰單辭特難聽故言之唐孔氏因引子路片言可以折獄片言即單辭也子路行

直聞天下不肯自道已長妄稱彼短得其單辭即
可以斷獄者惟子路耳凡人少能然故難聽也薛
博士則曰單盡也與單厥心之單同明清而使民
得盡其辭也皆可用以爲說明清者聽之審也民
之所以治者以其聽獄之兩辭而無不中則曲直
得其當無辜者不至於枉濫而有罪者不至於僥
倖而免也穿封戍與公子圍爭鄭囚正於伯州犂
伯州犂則上下其手此聽兩辭而不中者也苗民
之泯泯勞勞以其罔差有辭則民之治豈不自於
中聽兩辭乎不可以獄之兩辭而爲私家以獄爲
家則惟貨是視不復問乎兩家之曲直也夫以獄

得貨者非所以爲寶也惟聚其罪耳府聚也言必
將敗露而獲罪也功者言罪積於身而自以爲功
耳則必將報汝以衆罪而誅殛之也報者亦如報
虐以威有是惡則必有是報皆是出乎爾者反乎
爾者也獄貨者必報以庶尤則所長可畏者惟是
天罰也天之罰之也非天之不中惟人取之爾人
取之者在其教命之不中也教命不中則非所謂
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德天之罰不中則庶民
必無有善政在于天下矣蓋以其無有善政故以
不中而罰之也無有善政者君也而以爲庶民者
政雖出於君而布於庶民三苗之民泯泯勞勞此

所謂庶民無有令政在于天下也嗣孫者王享國
百年故諸侯或其孫也上言伯父伯兄仲叔季弟
幼子童孫此特言嗣孫舉其略也繼世而立故曰
嗣言自今以往當何所監非是施德于民以爲之
中乎言惟是在所監也德于民之中蓋指伯夷以
爲言爾庶幾明聽我言而行之不可忽也自古之
稱哲人者惟在於用刑耳如皋陶以智稱於後世
是蓋惟哲則能明清于單辭也五極五刑之得其
中也先儒以爲五常誤矣言有無窮之美譽者由
五刑之得中刑得中則有餘慶矣既有美譽又有
餘慶天人之所共予也屬連也言美辭由於用刑

